

147기 諡狀選釋

강사 : 申用浩 선생님

1. 栗谷先生諡狀

李廷龜

先生諱珥 字叔獻 學者稱爲栗谷先生 豐德郡德水縣人 德水之李 其稱蓋久 高麗中郎將諱敦守 是其鼻祖 十代祖劭 閤門祇候 賜紫金魚袋知三司事 九代祖允葢 民部典書贈僉議政丞 德水府院君 八代祖千善 守司空柱國樂安伯 諡良簡 七代祖仁範 政堂文學藝文館大提學 六代祖揚 始入我朝 爲工曹參議 五代祖明晨 知敦寧府事 諡康平 四代祖抽 知溫陽郡事贈左贊成 曾祖宜碩 慶州判官贈大司憲 祖諱葢 贈議政府右參贊 考諱元秀 司憲府監察贈左贊成 愜悞樂善 有古人風 娶平山申氏 卽己卯名賢進士命和之女 英秀貞靜 博通古今 工畫善屬文

以嘉靖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 生先生于江陵臨瀛北坪村 將誕之夕 申夫人夢黑龍騰于大海 飛入寢舍 小字見龍 以此也

生而異常 學語便知文字 甫三歲 外王母持石榴問曰 此物甚似先生卽對曰 紅皮囊入碎紅珠 人奇之

五歲 夫人疾劇 一家奔遑 先生潛禱于外王父祠 衆驚異 嘗見人渡水而躓幾危 人皆拍手 先生獨抱柱注目 憂形於色 其人獲免乃已 其誠孝仁愛之心 天性然也

六歲 自江陵外家 隨父母入京 七歲 著陳復昌傳 略曰 君子積德於內 故其心坦蕩蕩 小人荏蓄乎內 故其心長戚戚 余觀復昌之

爲人 陰懷戚戚 陽欲蕩蕩 使斯人得志 異日之患 庸有極乎 時復昌未及顯用 而適在比隣云

九歲 覽張公藝九世同居 慨然慕之曰 九世同居 勢或有礙 至於兄弟 不可離析 遂手畫兄弟奉父母同居之圖 又撫前古忠賢事蹟 題其姓名以觀之

十二歲 贊成公疾劇 先生刺臂出血 泣禱于先祠 請以身代 疾乃瘳

十三歲 中進士初試 文章日就 聲聞藉藉 而專精學問 不屑小技

十六歲 申夫人棄世 廬墓三年 不脫衰絰 喪制一遵家禮 躬執祀事 雖洗滌烹飪 不任僮僕 前後喪皆然 自傷早失所恃 日夜號泣 一日偶閱釋氏書 深感死生之說 且悅其學簡便清淨 有欲謝人事之意

十九歲 入金剛山 貽書留別諸友 仍棲山寺 戒定堅固 至忘寢食 居無何 覷破佛氏近理亂真處 遂盡棄其學 而專心吾道 著自警文 一以聖賢爲準則 嘗語學者曰 吾少時妄意禪家頓悟法於入道甚捷 數年思之 竟未得悟 反以求之 乃知其非也

二十三歲 謁退溪先生于陶山 厥後往來書札 辨論義理 退溪先生多從其說 趙月川穆見先生和陶山詩 稱玩不已 退溪先生曰 詩不如其人 嘗致書於先生曰 世間英才何限 而不肯存心於古學 如君高才妙年 發軔正路 他日所就 何可量哉

辛酉 丁贊成公喪 甲子 試司馬文科皆壯元 并魁初試覆試 人

稱九度壯元 卽拜戶曹佐郎 明廟以釋褐登龍門命題 製三十韻律詩以進 上嘉賞 錫賚特優

乙丑 自禮曹佐郎 拜司諫院正言 自以新進未可遽當言責上疏辭 不許 與同僚上筭 請立志勉學 親正人固邦本

丙寅 選吏曹佐郎 慨然以恢公道爲己任 戊辰 以千秋書狀官朝京 冬 拜弘文館副校理 卽宣廟初服也 陳疏辭職曰 臣髫年求道 學未知方 泛濫諸家 罔有底定 生丁不辰 早喪慈母 以妄塞悲 遂耽釋教 膏浸水潤 反覆沈迷 從事禪門 迨周一年 賴天之靈 一朝覺悟 誣辭僞說 破綻昭著 抽臍濯腑 未足洗污 自分爲世所棄 便欲謝絕世務 窮經讀書 以送天年 臣父惜臣稍有雕蟲末技 強令求名 父在觀志 不得自由 臣亦自念家貧親老 無以爲養 包羞掩垢 遂作舉人 科業未就 臣父棄世 名宦之念 頓絕於心 區區之意 只求升斗之祿 以救其飢寒耳 豈期好官尙來 謬恩橫被也 上答曰 自古豪傑之士 未免佛氏之所陷溺 不可以昔日耽禪之小失 輕遞論思之重任 且悔過自新 其志可嘉 復拜吏曹佐郎 聞外王母病甚 棄官歸省江陵 言官劾以非法 上嘉其孝 不允

己巳 拜校理 自陳學未進 不可從政 外祖母有養育之恩 請解官歸養 且俟學進還朝 上答曰 可往來省覲 何必解職 仍教吏曹曰 雖非法例 特令省覲 先生感恩就職

時明廟禫後陳賀 先生曰 自上喪制甫畢 遽受賀禮 百官哭泣之餘 旋卽陳賀 是歌哭同時也 乃上筭請以賀爲慰

嘗於經席啓曰 人君如欲爲治 必先下功於學問 學問者 非特勤

御經筵 多讀古書而已 必格致誠正 實有功效 然後乃謂之學問 殿下臨御數年 未見治效 竊恐格致誠正之功有未至也 若悠悠泛泛 只事文具 則雖孔孟恒在左右 日談道理 亦何益哉

時相臣以承旨請對 非近規 恐壞體統 先生曰 只在所言之如何耳 若所言是 則何妨於體統 承旨亦經筵參贊官 請對言事 職也 今者善政不舉 百度廢弛 若不奮然振作 以新一代之規 而徒欲拘常守舊 則安能祛積弊而大有為哉 大臣不能引君當道 而惟遵守近規 殊非所望

上臨筵不喜酬答 先生啓曰 入侍之臣 預講所陳 晝思夜度 及至上前 壓於天威 言不盡意 十漏八九 自上雖虛心酬酢 尚患下情不達 況淵默不言以阻之乎 恭憲大王以二百年宗社 付之殿下 殿下受其憂也 非受其樂也 上曰 豈可無德行而有事業乎 且三代之治 不可猝復 先生曰 德行非一朝可辦 而政事不可一日廢也 允德未成之前 當置政事於不問 而任其紊亂乎 德行事業 當交修竝進 嘗因書堂月製 設爲問答 陳王伯治安之道 名之曰東湖問答 上曰 東湖問答 以漢文帝爲自棄 何也 對曰 文帝以質美之君 當漢道全盛之時 可以復古 而終於雜伯者 以其無大志好卑論 故謂之自棄耳 人君立志不高者 大抵皆自棄也

時壺儀未建 先生因時弊疏 并陳擇妃之道曰 古之帝王所與婚者 莫非仁賢之後 其求之之道 不過曰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而已 未聞聚闕庭辨優劣 如今日之爲 請自今勿以容姿服飾 推卜吉凶爲等級 先觀父母之賢否 以察家法 次觀威儀

之合度 以察女德 宣問大臣 允協衆心 然後乃定 則國家之福也

一日 上語及乙巳之事 領議政李公浚慶曰 乙巳之禍 善士或有坐死者 先生曰 大臣之言 何可含糊 衛社是僞勳 其得罪者 皆善士也 仁廟禮陟 中廟嫡子 只有明廟一人 天命人心 豈歸他哉 而奸兇乃敢貪天之功 斬伐士林 以錄僞勳 神人之憤久矣 今當聖上新政之初 當削勳正名 以定國是 不可緩也 李公曰 事在先朝 不可猝改 先生曰 不然 明廟幼沖卽祚 雖不免奸兇之欺蔽 今則在天之靈 洞照其奸 雖曰先朝之事 豈可不改乎

庚午 又拜校理 時白公仁傑上疏 請雪乙巳己酉之冤 於是政府三司共論之 猶未及於削勳 先生以爲正名爲政之本 名之不正 莫甚於僞勳 乃於玉堂力主削勳之議 一時名賢大臣 亦或難之 先生獨抗議不撓 凡玉堂四十一劄 五六劄外 皆先生筆也 至丁丑 因先生前日之議 竟得回天 群情快之

先是 朴思庵淳拜銓相 累辭不出 先生謂朴公曰 今日之事 當裒集清流 靜以鎮物 務積誠意 以感聖心 公若固辭 使俗輩操柄 則是誤國也 淳乃出

金公繼輝謂先生曰 當今朝臣可當大事者誰 先生曰 朴和叔 淳字 表裏潔白 憂國以誠 只恨精神氣魄 稟得弱耳 白老 指仁傑 心事不凡 志切愛君 但氣羸學荒 無以有爲 若退溪先生 則學精德尊 可以有爲 而終無擔當底意思 奇明彥 大升 字 氣蓋一世 亦豪傑之士 但自許太過 無溫謙受善底意思 無已則和叔乎 至是思菴果被大用

冬 辭歸海州 辛未 還坡州 拜吏曹正郎 不赴 尋以校理承召入朝 拜檢詳舍人，副應教 皆辭歸海州 與學徒遊賞高山九曲 愛其泉石 遂卜居於第五曲 六月 除清州牧使 為政專務教化 手撰鄉約法以教民 未幾病遞

壬申 又拜副應教 謝恩後復辭 歸臨津江閣 遠接使辟為從事官 辭 拜司諫副應教 先生自以學未進不可從政 累辭要顯 而凡所陳說 必以唐虞三代為言 於是上有李珣自是迂闊者之教 拜典翰 直提學 皆不就 三司交章請留而不能得 作感君恩四章 乘舟歸坡州

癸酉秋 又拜直提學 三召不置 乃入朝 上召見 責其易退 對曰 臣病深才疏 自度不能有為 徒食廩祿 不如退免罪戾耳 上曰 爾才予所知也 從今更勿求退 先生曰 匹夫讀書 尚且志在濟世 況殿下稟可為之質 操可為之勢 寧無慨然自奮之志乎 殿下誠心願治 則只此一念 便是關雎麟趾之意 且人君處崇高之位 必須兼聽博聞 擇善虛受 然後群臣皆為我師 而眾善合於君身 德業以之崇廣 若自以為滿足 則善言何由而入乎 殿下謙沖退讓之意 溢於辭旨 而至於不從公論 自是非人之時 則反有謂人莫己若之病 三公雖欲建白 恐拂聖旨 含默度日 若聖志在於求治 則大臣亦必盡言 而廷臣各陳所懷矣

俄陞同副承旨 筵中每勸上奮發大志 仍曰 自古人之所見不同 迂儒則以為堯舜之治 朝夕可做 俗士則以為古道決不可行 此皆非也 為治須以唐虞為期 而事功則須當漸進 臣每以唐虞三代之

事 陳於上前 非欲遽見其效 只願今日行一事 明日行一事 漸入佳境耳 己卯年間 趙光祖大有致澤之志 而年少士類 作事無漸 竟致士林之禍 至今任事者 輒以己卯爲戒 己卯之作事無漸 豈不愈於今日之專不做事乎 且人君須無一毫私意 可以感發人心 而近日言官論事 若涉宮禁 則上必牢拒 群下疑殿下之有私 而以含默爲得體 孰有如臣之愚者乎 且屢以未出身人通臺憲之路爲請 上下其議于大臣行之

諸臣請退溪先生諡 上以無行狀不許 先生曰 李滉一生 沈潛義理之學 言論風旨 雖古昔名賢 亦不是過 行狀有無 有何增減 殿下於已死之賢 行跡已著 而猶靳褒崇 況於一時之士 寧有好善之誠乎 李滉之諡 雖遲一二年 猶無大害 四方之士 疑殿下無好善之誠 則其害豈淺淺乎 是時 先生感激恩遇 黽勉從仕 牛溪先生成渾語之曰 儒者當以格君爲務 若上心不可回 則當速引退 不得上心 而先務事功 則是枉尺直尋 非儒者事也 先生曰 此言固然 但上心不可遽回 當遲遲積誠 以冀感悟 若以淺薄之誠 責效於旬月 而不如意 則輒欲引退 亦非人臣之義也

甲戌 上萬言疏 極陳時事 上答曰 省觀疏辭 可見堯舜君民之志 善哉論也 古之人無以加焉 有臣如此 何憂不治 深嘉乃忠 敢不書紳 第緣事多更張 不可猝然盡變 當與大臣議處 仍命謄書以進 先生雖蒙上眷 言不見用 人或疑其不去 先生曰 欲退則恐天心或可回 欲留則言不見用 是以不決進退耳

一日 上謂先生曰 漢文何以不用賈誼 先生曰 漢文雖賢 志趣

不高 見誼言大疑而不用耳 凡人大志 然後可以做大事 譬如主人欲構數間小屋 而工師乃欲構大廈 則豈肯聽從其言乎 仍白上曰 今者民困日甚 若不更張 無以爲國 非欲變祖宗之法也 至如貢案 是燕山所更定 非祖宗法也 臣非欲更張 欲救民弊耳

上以紀綱未振爲歎 先生曰 紀綱之在國家 若浩然之氣在一身 浩然之氣 是集義所生 非一事偶合於義而可襲取之也 須是朝行一義 暮行一義 義積乎身 仰不愧俯不忤 然後浩然之氣 充滿流行 紀綱亦然 非一朝發憤而可立也 須以公平正大之心 施之政事 直必舉枉必錯 功必賞罪必刑 則紀綱自立矣

時泮中儒生序齒 流俗多非之曰 尊敬狀元 此亦禮俗 豈可坐於狀元之上乎 先生曰 狀元之尊 施于榜會可也 館中乃明倫之地 長幼之序 不可亂也 世子入學 尚以齒坐 狀元之尊 何如王世子乎

嘗以病辭承旨 上答曰 爾當在予左右 輔予不德 不可辭退 拜大司諫 累辭不許

一日 上命義盈庫 納黃蠟五百斤 外間莫知所需 或云將用于佛事 先生啓曰 所需若正 則亟示聖意 以解群惑 如其不正 請寢入內之命 上曰 內用之物 非在下所敢仰問 又啓曰 宮中別無許多用蠟之處 此必出於邪蹊曲逕 不可使聞於人故耳 昔司馬光平生所爲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今臣等方以正心誠意 望於殿下 而只此一事不能宣示 則未知幽獨得肆之地 其能不愧屋漏乎 請洞示聖意若青天白日 使群下得以仰見 上曰 昔者梁武口苦 索蜜不得

不料再見於今日 先生率同僚辭職曰 該司之物 是殿下之所有 用之以正 則群下當奉承之不暇 若用之以不正 則雖該司 亦當覆逆 況言官安敢默默 外間喧播之說 或以爲將做佛像 臣等豈無憂懼之念乎 殿下但當內省于心 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 而祕諱峻拒 一至於此 何也 昔舜造漆器 諫者十人 武王嗜鮑魚 太公不進曰 禮鮑魚不登於俎 此豈愛敬不足而然哉 誠以忠臣愛君以德 敬君以禮 逢迎承順 反害於愛敬故也 上曰 假使崇奉異教 舊像亦多 新造何爲 未知聞於何人 予欲拿鞠 啓曰 傳播之說 非出於一人之口 若必一一拿鞠 則何異於衛巫之監謗 殿下只治臣等妄言之罪足矣 何必立威而鉗口 以駭四方之觀聽 答曰 敢諱所聞之人 此果無隱之道乎 當有造言之罪 啓曰 傳播之言 殿下非不知難詰言根 而如是迫問者 此不過折之以雷霆之威 將以杜塞言路也 臺諫凡有所聞 雖出於傳播 不敢不達者 是事君無隱之道 若必窮詰傳播之言 輒以造言之罪 加諸諫臣 則不幾於一言喪邦乎 累啓 言益切直 不少挫 既而 上頗悔之 命還下黃蠟

先生自以累承嚴譴 不安在朝 仍入侍 力陳多病乞退 上曰 病若如此 無可奈何 隱居最好 古詩曰 洗耳人間事不聞 青松爲友 鹿爲群 豈不樂乎 對曰 臣則有不然者 古之隱士 與人主無君臣之契 故可以相忘而自適於佳山好水 今臣受恩深重 雖在畎畝 心懸冕旒 退居何樂焉 只是難於尸素 故不得不退耳 遂謝病免 旋拜承旨 辭以疾歸坡州 將行 崔公永慶曰 君之自處當如此 奈時事何 先生曰 自處未盡 而能救時者未之有也 盧公守慎謂人曰

李某於經席 多言上所厭聞 恐其生事 我欲止之而不能也 先生聞之 笑曰 我退則無言者矣 蘇齋 (盧相號) 可無憂矣

拜黃海觀察使 以外職乃拜命 疏陳民瘼 專以興學校尚教化恤民隱修軍政爲務 明年疾遞歸坡州 卽拜副提學 又以疾辭不許 時有仁順王后之喪 輿疾入京 持平閔純請於卒哭後 依宋孝宗故事 以白衣冠視事 乃會廷臣議 皆曰 五禮儀 祖宗時撰定 行之久矣 今不可變 先生引古禮以啓曰 必欲盡合先王之禮 則上下當具衰絰 如儀禮之制 別造布帽布衫布帶 以爲視事之服 今既差過 寧依宋孝宗制 爲近於古也 若玄冠烏帶之制 宋高宗朝 羅點所建白 而朱子君臣服議 辨論甚詳 豈可不從朱子之論 而泥於羅點之議乎 五禮儀撰定時 無識禮儒臣 不能導先王於正禮 豈可再誤於今日也 相臣朴淳，盧守慎，大司諫金繼輝議與之合 遂用白衣冠之制

上於朝會 特呼先生使前曰 副提學歸鄉里 仍爲監司 久不相見矣 仍問海西疾苦 溫諭良久 先生問曰 聞殿下謂侍臣曰 予欲學問 多事未遑 有諸 上曰 然 曰 臣聞此言 一以爲喜 一以爲憂 喜者 喜上有學問之志也 憂者 憂上不察學問之理也 學問非謂兀然端坐 終日讀書也 只是日用間處事 一一合理之謂也 惟其合理與否 不能自知 故讀書以究其理 若只以讀書爲學問 而日用處事 不求當理 則豈所謂學問者哉 聖上質美寡欲 其於學問 不爲也 非不能也 又曰 昨日答本館筭 有曰無甚高論 若只是殿下謙辭則可矣 若實以臣等之言爲高論 則恐非宗社臣民之福也 漢文以三

代之說爲高論 故功烈如彼其卑 此豈可法乎 上皆嘉納

上謂先生曰 四書小註 多有未穩處 欲稍刪改 以便觀覽 卿可任此也 曰 此非臣學力所能獨當 學問之士 不論出身與否 使參同議 上曰 前日 大臣使予招見成渾 予亦欲見之 但未出身人 無入參經席之例 雖招賢者 一見何益 曰 殿下誠欲有爲 則雖舊例所無 亦可變通 學問之士 處以閑職 使之輪日入侍經筵 則於助成允德 大有所益矣

時憲府吏執宮奴僭服 宮奴擊吏 逃入王子舍 明日憲府發他吏獲宮奴付之獄 上聞以爲憲吏闖入王子舍 命囚憲吏于禁府 教曰 憲府不當捉人于王子舍 憲府以此引避 明吏之不入王子舍 先生上筭曰 此事上下胥失之矣 憲吏之所爲 臺官非所目覩 安知其不入王子舍 其曰直入 亦非殿下所目覩 只聽婦寺之言耳 婦寺之言不可盡信 且王子下人 素稱縱恣 當嚴加檢束 侯氏一婦人也 尙知教子之方 嘗曰 患其不能屈 不患其不能伸 殿下之子 何患其不能伸乎 仍啓曰 近以憲吏一事 守法忤旨之臣 上頗厭之 臣竊悶焉 自古阿諛附托者 後必背君 守正不阿者 後必盡忠 以周昌之事觀之 昌廷諍甚強 可謂不愛趙王矣 後爲趙相 盡誠輔護 呂后欲殺趙王 昌不從 惟其平日有守正之節 故後日能保護也 此意非獨主上知之 妃嬪亦當知之 上嘿然

先生銳意格君 乃採摭經傳及史家要語切於學問政事者 彙分以修己治人爲序 名曰聖學輯要 上筭進之 他日入侍 上曰 其書甚有補於治道 但如我不敏之君 恐不能行耳 先生起而對曰 昔宋神

宗曰 此堯舜之事 朕何敢當 程伯子愀然曰 陛下此言 非宗社臣民之福 今殿下之言 無乃近此乎

先是 沈義謙爲舍人 到領相尹元衡家 見士人寢具在元衡贅郎書室中 問知爲金孝元 孝元時未登第而有文名 義謙心鄙之 謂人曰 安有士人而宿於權門者乎 厥後孝元登魁科 才名日盛 銓官欲薦爲郎 義謙輒以前事沮之 後孝元竟爲銓郎 屢短義謙 倡言排之前輩以義謙有扶護士林之功 謂孝元修卻而有此言 孝元儕輩 亦以外戚斥義謙 由是士林前後輩不相協 遂有東西分黨之跡 先生以沈，金角立 朝著不靖爲憂 言于相臣盧公守愼曰 兩人皆是士類 末路譏譏 浮言交亂 大臣陳白兩出于外 則庶可鎮靜 守愼然之 乃於筵中白之 先生啓曰 此未必深成嫌隙 只是二人之親舊各傳所聞 遂致紛紜 大臣此言 欲鎮靜故也 若小人目爲朋黨 爲兩治之計 則士林之禍起矣 於是特命金孝元爲富寧府使 沈義謙開城留守 孝元病不堪赴 先生獨啓曰 兩人補外之說 臣實主之 雖是士林公論 第孝元疾病深重 將此筋力 授任北塞 則安能有所籌畫 以爲固邊之計 且大臣之意 只欲鎮定非以孝元爲有罪而放逐之也 請改授內地 內全君臣之義 外固邊圉之備 上以先生爲黨於孝元 嚴批不從 後於筵中陳白益懇 乃改授三陟

先生欲保合人才 惟賢是取 或謂先生曰 天下無兩是兩非 公於今日事 不分是非 務欲兩全 人心不滿 如何 先生曰 沈金之事 非關國家 而乃相傾軋 至於朝廷不靖 真是兩非也 雖是兩非 而俱是士類 但當和解消融 必欲是此而非彼 則相軋之勢 何時可了

僚友不用其言 先生遂決歸 右沈右金者 俱來別 先生曰 吾今欲爲定論 諸公試聽之 權奸濁亂之時 摧陷廓清 使士論得伸 豈非方叔 (義謙 字) 諸公之功乎 仁伯 (孝元 字) 乃因私排抑 使前輩懷憤 士林阻隔 此則仁伯之罪也 既如此 故公論裁抑 出補外官 已得中矣 而猶嫉之太甚 不相調協 此則前輩之罪也 以此論斷事情得矣 皆以先生言爲公論 三月 解官歸坡州 拜承旨大司諫吏曹參議全羅道觀察使兵曹參議 皆不赴

丁丑 歸海州 常以宗兄早歿 祖先神主 在於寡嫂家爲恨 至是築居室於高山舊卜之地 立祠堂 請伯嫂郭氏奉宗家神主 大會兄弟諸姪 同居一室 以遂平生之志

於是遠近學徒 聞風日集 至無所容 士子合力鳩材 創建精舍于居室之東 以爲藏修之所 名曰隱屏精舍 以濂洛群賢中集大成者莫如朱子 而吾東方能謹守朱門成法者 莫如靜庵，退溪兩先生 乃立朱子祠於精舍之北 以兩先生配焉 每春秋 率諸生奠享 作學規及擊蒙要訣 以訓諸生 設社倉儲穀以救士民之艱食者 倣呂氏鄉約 以勵鄉俗

時上親祭于大院君廟 玉堂上筭以爲不可 上怒甚 先生聞之曰 主上於大院君之廟 親行祀事 於禮無違 於情所不免 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 禮 有公朝禮 家人禮 學宮禮焉 公朝禮 以君爲尊 故雖諸父 恭行臣禮焉 但親父則不可臣也 家人禮 則以尊屬爲重 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 若漢惠於宮中 坐齊王下是也 學宮禮 則以師爲尊 故雖天子 亦有拜老之儀 若漢明之於桓，榮是也 況大院

君誕生聖躬 假使尚存 相見於宮中 必拜矣 今入其廟 用姪子祭叔父之禮 有何不可 俗儒徒知尊君抑臣之爲禮 而不知私親之不可絕 誠可嘆也

戊寅 有恭懿王大妃喪 以大司諫承召 入京謝恩 還向坡州 有舟行不忍終南遠 爲報篙師莫舉帆之句

五月 又拜大司諫 上疏辭職 且言臣言若見用 則臣身雖退 猶在朝也 上答曰 如有所懷 可實封以聞 乃上疏極陳時弊 凡萬餘言 言甚剴切 成牛溪讀其疏曰 眞所謂直言極諫經世之策 疏上命遞諫長 政院，玉堂啓以非待士之道 不許 俄拜吏曹參議 己卯 又拜大司諫 皆不就

先生以士林携貳爲憂 以鄭澈，李潑俱有人望 而所見皆偏 貽書責之曰 君等論議協和 則國事可做 潑不能用時議 大加詆斥 先生乃上疏 言沈義謙雖出於戚畹 實善人也 今以義謙爲穽 收司之律 延及士類 鄭澈忠清剛介 一心憂國 金繼輝清白儒雅 練達治體 韓脩恬靜老成 好善愛士 而竝加以黨邪之名 使不得接跡於朝 只此三人之退 已爲可惜 況吹毛覓疵 不止於此乎 疏奏不省

參贊白仁傑上疏 請洗滌東西 老病辭不達意 要先生潤色 先生嘉其憂國之誠而許之 宋應洞劾之以匿跡代述 仁傑陳疏曰 宋之程頤 代彭思永作論濮王典禮疏 代富弼作論永昭陵疏 如此等事 先儒亦嘗爲之 故臣用李珣之文 而不以爲嫌 向人無隱 故傳者以爲珣誘臣上疏 臣雖無狀 豈敢以非臣本意 而聽人所教而爲之乎 云

庚辰冬 又拜大司諫 是時上寢疾新愈 思見先生 諭旨激切 先生感而承命入京 引見慰問曰 久不相見 有所欲言乎 對曰 歷觀古史 有爲之君不世出 殿下嗣服之初 臣民有太平之望 厥後因循 未見振起 今殿下大病之餘 善端開發 號令之下 悅服人心 臣民之望 無異初服 殿下須堅定求治之志 收召俊乂 委任責成 庶可有爲 若徒守謬規 則治道無由可成 嘗於夜對 啓曰 古人以夜對勝晝講者 群動既息 君臣靜中相對 思慮專一 啓沃有效故也 今夜自上宜以學問可疑處及時政得失下 問於臣等也 上曰 學問必有所得 乃可會疑 故不能問也 先生曰 昔孟子問齊宣王曰 四境之內不治 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朱子譏其不能有爲 今者四境之內不治 殿下當如之何 上不答

上嘗有人臣食祿 則當效死之教 先生曰 人臣當以分義爲重 若只慕恩祿者 人皆誘之以恩祿矣 故以分義爲重者 不計人君待我之厚薄 皆能伏節死義 若只以恩爲重 則其心不可信也 上然之

又曰 自上加恩於成渾 近古所罕 上曰 成渾之賢 予已聞知 第未知其才如何 先生曰 才亦非一般 有可獨任經綸之責者 有好善而能用群材者 成渾之才 若謂之能經綸則過矣 其爲人也好善 好善優於天下 此豈非可用之才乎

辛巳年間大旱 國儲已罄 先生深憂之 筵中啓曰 若不變通弊法以濟時艱 而只欲移粟活民 則粟亦無可移者矣 退與同僚上劄 請變通弊法 改定貢案 久任監司 併省州縣 且請修己以清治本 祛私以和朝廷

時國系之誣 尚未快雪 先生慨然曰 安有國君受誣二百年而不伸者乎 此由使价不得其人故也 奏請之使 當以至誠感動 不成則爲埋骨燕山之計 請擇專對之材 朝議或以先生爲可遣 大臣曰 李珣不可一日去朝 乃止 先生承命製奏文以進 上覽之曰 善哉 蔑以加矣 大事將必諧矣

六月 特命陞拜大司憲 時議益携貳 必欲擊去沈義謙 掌令鄭仁弘發於席上 先生曰 義謙居散地已久 只以先后至親 使不失其祿而已 此於國家恩義 有何不可而必欲論之乎 群議益激 先生不能止 乃戒以毋過激毋波及 仁弘於後啓 添以援附士類等語 上問士類何人 仁弘歷舉鄭澈等諸人以對曰 相與締結 窺覘形勢 先生謂仁弘曰 季涵 鄭澈 字 介士也 若以爲締結義謙 窺覘形勢 則冤枉極矣 仁弘卽從先生言 乃獨啓避嫌 於是三司論議紛然 正言尹承勳斥先生以黨澈 先生與執義南彥經 持平柳夢井啓曰 鄭澈剛褊不能容物 憤士論之過激 屢形於辭色 時輩亦不深究澈之心事而詆斥過實 士輩之疑澈愈甚 而澈之不平愈深 造言生事者 交構兩間 展轉阻隔 乃至於此 澈固不是 而以澈爲黨於義謙 亦不得爲公論矣 彼承勳有何識見 不過承望士類之風旨 爲趨附之計耳 兩司因先生引避請遞之 上峻批不允 屢辭乃許遞 特命尹承勳爲新昌縣監 先生因入侍 引咎自陳曰 承勳之言 有如迎合時論 故臣性愚直 率爾斥之 殿下折之太過 恐因此而直言之士有所囁嚅也 朴公淳歎曰 如叔獻 可作儒林宗匠 年少輩識見暗昧 乃以不關事 爭辨至此 置國事於度外 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也

拜藝文館提學大司諫 上疏辭 不許 度支缺 上難其人 大臣首舉先生 特陞資憲 拜戶曹判書 時以天災 延訪先生 啓曰 自古治亂之形已定 則無災異 災異必作於將治將亂之際 我朝立國幾二百年 此正將治將亂之機也 若於此時奮興振作 則爲億萬年無疆之休 不然則將至於潰破漸盡而莫之救也 人君必知一世之弊 然後可興一代之治 如醫者必知病根之所在 然後可用對証之藥 革弊一事 臣有妄計 請令大臣商議設局 名之曰經濟司 使大臣領之而擇曉達時務者 建白施設 以革弊政 則實治可做而天心可回矣 且欲明教化 必須尊獎先賢 使後學有所矜式 而聖上每以爲重難 我朝賢者 雖未得悉入祀典 如趙光祖 倡明道學 李滉 沈潛理窟 亟宜先許從祀 以振士望 上皆然之 而其不准施者 憚於更張也

俄拜大提學 壬午 拜吏曹判書 皆屢辭不獲 專以革舊弊清仕路爲務 秋 遞拜右參贊 俄陞崇政 拜右贊成 上命製人心道心說，善惡幾圖及金時習傳，學校規範以進 俄上萬言封事 極陳時弊 答曰 具見忠懇 非不欲策勵有爲 而眇眇寡躬 才識不逮 以至于今 事與心違 予亦竊歎焉

冬 皇朝遣翰林編修黃洪憲，給事中王敬民 頒皇子誕生詔 先生爲遠接使 江上迎詔之日 兩天使注目良久 問於譯官曰 頗有山林氣象 無乃借出林下士以待我耶 對曰 三場狀元 久在侍從 中年以疾辭職 退居林下 今則國王倚任已久 實非林下士 又問曰 然則這作天道策者耶 先生爲舉子時 對天道策居魁 一時膾炙 傳入中華而兩使亦曾見之 欽仰有素 故有此問 對曰是也 兩使領

之 及途次酬唱 先生操筆立成 而辭意具美 自中準繩 詔使歎服 曰 大手大手 禮敬甚至 必以栗谷先生稱之 至文廟 請先生講解 克己復禮爲仁之義 先生卽著說以進 兩使曰 此說極好 當傳布中國 回至江上 正使宿構七言長篇及長律 臨行 遽出求和 欲以倉卒試其才 先生卽於席上 步韻手寫以呈 兩使傳玩 稱賞再三 將別 執手戀戀 至於出涕 人以爲詔使愛敬儻相 前古所未有云

還途 拜兵曹判書 辭不許 癸未 呈告乞免 且以文衡主兵 皆是重任 請解兵務 上答曰 卿常以更張弊政 前後惓惓 是卿之素志也 今卿誠能出奇運謀 革盡流弊 作爲養兵之規 則國家幸矣 卿其努力 時北道藩胡入寇 先生遂就職 本曹事務煩冗 屬當警急 牋牒雲委 左酬右答 剖決如流 綱舉目張 細大不遺 進六條方略 曰 任賢能養軍民足財用固藩屏備戰馬明教化 又上封事曰 和朝廷而革弊政 本也 調兵食而固防禦 末也 方今黨論日激 士禍將起 請消融蕩滌 鎮定調和 陟罰臧否 一循公道 以定國是 朝廷旣和 然後可議得人而革弊矣 又請募庶孽及公私賤有武才者 入戍北邊無武藝者納粟于邊 以補軍興 庶孽則許通 賤隸則爲良 此皆世祖朝已行之規 而北鄙警報甚急 國家兵食俱乏 權宜之策 不可已也 且申請前日建白改貢案改軍籍等事 上答曰 予偶閱卿前疏 今卿疏又適來 前後惓惓 識卿不忘庸君之孤忠也 蓋先生之意 惟欲盡除燕山朝弊政之未盡剗革者 且革近來謬規之變亂舊制者 一遵祖宗朝故事 興衰補廢 率由舊章而已 所欲更張者 實欲復古也

且以文昭，延恩一日三祭及山陵朔望之祭爲非禮 請於山陵只

祭四節 文昭，延恩 日行一祭 以謹祀事 以紓民力 此先生之前
後累陳不已 而上意則以一時輕改爲難者也 上於此等論議雖或厭
聞 而見先生公忠不黨 至誠憂國 眷任頗專 時輩忌憚日甚 謀所
以基之 而先生之才學德望 無疵可指 乃揣知上厭聞革弊之議 遂
以更張爲目 凡有建白 動輒沮撓 浮議交亂 吹毛益巧 先生正色
立朝 任怨不避

夏 北胡再舉兵 久圍鍾城 邊報日急 國內騷動 先生夙夜憂勞
罄竭心力 晝則終夕在公 夜則不解衣帶 明燈達朝 公事之至 輒
應之不滯 號令明肅 緩急有序 人情信服 不擾而事集 由是上益
翕然倚仗

而媚嫉者媒孽益甚矣 時抄發射手 而官無戰馬難以猝辦 先生
懲乙卯戰士之掠馬 深以階亂爲憂 募所抄中老孱從願納馬 以給
應赴者 而應募之有無 未能預料 乃先下令而募之 於是納者雲集
而戰士行急 不可緩期 且啓且頒 上卽允之 行者以得馬爲幸 留
者以免防爲喜 公私便之 一日邊報入來 上不時命召 先生素患眩
暈 至是因勞瘁轉劇 力疾趨命 疾甚不省 入臥內兵曹

於是三司以專擅權柄 驕蹇慢上劾之 所謂專權慢上 指上二事
也 先是 朴謹元，宋應漑，許筠皆曾爲先生所斥 三憾合勢 助之
者衆 醞釀積久 至此而發 屢啓不允 乃停 先生陳疏引咎乞罪 上
答曰 卿識敏才高 忠誠體國 今疆場多事 方藉卿謀猷 撫定北方
安輯兵民 其勿疑沮以副予望 凡六疏 天語諄切 促出就職 且教
曰 寥寥千載 君臣相遇 得做功業者 絕無而僅有之 卿不聞向者

之教乎 予命之退然後退 丁寧一言 鬼神亮知之 卿何忍今日欲辭去也 先生不得已詣闕自劾曰 臺諫之停啓 以久未蒙允 且以臣爲非 全然無恥者 必知所以自處故也 臣若幸上之優容 偃然從政 則從前累疏 只是固寵之計 而無義甚矣 先失其身 何以事君 請舉臣罪 咨詢左右 如以爲可賞 則臣雖未安 敢不黽勉隨行 如以爲實犯 則雖流放竄殛 臣實甘心 上答曰 在卿自處之道 雖當如是 然予若詢于左右 是不免有一毫疑卿之意 予豈敢爲此

於是大司諫宋應漑，獻納柳永慶，執義洪汝淳及典翰許筠 復劾以無臺諫蔑公論 至有禦下蔽上 其志將欲何爲等語 上以手教下大臣曰 近因李珣言語間事 臺諫相激 比之於誤國小人 此非發於偶然也 蓋李珣自前裁抑新進 惡其趨時黨附 屢爲陳論 見忤於時論者久矣 遂乘時伺釁 必欲劾去而後已 凡公卿大夫承召不來者多 未聞有以慢上論之者 是何臺諫之言 獨能直截於珣耶 其納馬不稟 亦不過許多事務間 未及爲之耳 是豈擅權而然哉 夫擅權慢上 人臣極罪 人君於小民 尚不可以情外罪名 輕加於其身 況宰相耶 既曰擅權慢上 則何不明正其罪 照以王法 而乃敢請以罷職 有如乙巳姦臣輩目之以反逆 而罪之以罷遞者之爲耶 大臣回啓後教曰 李珣無出仕之理 兵務甚急 姑遞其職 以安其心 當此北方兵起 國家將亡之時 朝廷淆亂 賢邪莫辨 何以爲國 予不勝痛心 嗟乎 李珣其好歸鄉關 高臥白雲 誰得以羈縻也哉

於是朝野憤激 行路咄嗟 牛溪先生成渾被徵至京 疏白先生情事 上答曰 觀爾上疏 忠憤激烈 使姦邪聞之 足破其膽 信乎君子

一言 爲國輕重也 命召三公 教曰 排擯李珣 誰所爲也 其朋姦之類 又誰也 辨別以啓 領相朴淳請對 極陳先生忘身徇國之實許，宋乘時構捏之狀

兩司復劾先生及朴淳，成渾 極其醜詆 太學生柳拱辰等四百七十人 全羅道儒生徐台壽等二百四十人 黃海道儒生柳帶春等一百八十人 爲先生相繼抗疏 守闕伸辨 上答曰 觀爾等疏辭 忠讜激厲 義氣如此 夫復何憂 當今士風 遠邁漢，宋矣 王子師傅河洛上疏言三賢乃士林領袖 而被三司誣罔 都承旨朴謹元等啓以洛爲偏黨 上答曰 爾等欲杜塞人言 掩蔽聰明耶 如是而終欲爲何事 大抵公論之在世間 如水之在地中 不必以臺諫而是 不必以芻蕘而非 今茲臺諫之言 人心不服 義士奮袂 將四面而起 爾等雖竭力繡縫 不可得矣

政院又啓以儒生爲悖亂 兩司啓以朴謹元等爲直言 上答曰 宋時六賊當朝 李綱去國 太學生陳東等上疏極論之 千載之下 聞其風節 尚不覺投袂而興起 今茲儒生目見朝論乖宜 倡義抗章 其忠肝義膽 凜凜有不可犯者 誠可謂不負所學而橫流之砥柱也 太學公論所在 朝廷是非 可亂於一時 而太學公論 焉得而廢也 設使狂生之言 或有過中 猶不可待之如此 況其正直之氣 邁青松而挺高節者哉 彼么麼數臣 昵伏近密 恣爲朋比 杜絕人言 掩蔽聰明 乃敢目諸生以悖亂 是欲踵黃潛善之所爲 眞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予不卽舉流放竄殛之典 將使魍魎之類 騁驚於昏夜 已爲失刑爾 兩司反爲伸救耶 遂以御筆親撰教書 命竄朴謹元，宋應漑，許鈞

等 其教書曰 儉人在位 朝著不靖 司寇失刑 國是靡定 爰舉流放之典 永爲來世之鑑 朴謹元等以儉邪之性 挾斗筲之器 締結浮薄之徒 作爲朋私之黨 互相汲引 盤據要津 或塵喉舌之司 或冒臺侍之官 張皇聲勢 簧鼓邪說 擅弄權衡 脅制朝廷 傾陷大臣 排擯忠賢 朋比之跡已彰 尙稱公論 挾撼之態盡露 自謂貞方 事皆罔蔽 言悉誕誣 忠良屈抑 惡且極於濁亂 群小得志 罪難追於誤國 遠近咸知 朝野共憤 尙寬肆市之誅 薄施惟輕之典云云 仍教曰 以李珥爲黨云 其能以此說動予意乎 噫 苟君子也 不患其有黨 惟患其黨之少 予亦法朱熹之說 願入珥，渾之黨 自今以後 以予爲珥，渾之黨可也 惟詆斥珥渾 則必罪不赦 又教曰 三司之論 不過以義謙爲奔於國 凡一時名臣賢士之異於己者 必擠陷於其中 而聲爲其黨 蓋其意以爲一加此名 則人不敢救 君可以疑 吾志可得 吾意可遂 殊不知自君子視之 如見其肺肝 雖論之十年 曷足以動予中而惑予意也

先生自坡州下海州 未幾 以判敦寧府事命召 上疏辭職 上答曰 噫 天未欲平治我邦家耶 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將任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 天之於卿 可謂曲成而玉汝矣 於卿何損焉

冬 特拜吏曹判書 先生又陳疏懇辭 上答曰 卿朝廷重臣 非林下逸士之比 卿身進退 亦不可以自任 而不辭於予 有若逃遁之爲 望卿之來 不啻饑渴 設或辭職 必須親辭於予前 於禮爲得 先生不得已承命入京 上卽引見 先生引咎陳謝 力請放還三竄 仍乞致

仕 皆不許 先生謂成牛溪渾曰 三人以言官獲罪 至於遠竄 不可不反覆陳啓 以回天意 與成牛溪渾入侍 前後陳懇 而天怒終不解 先生以踽踽孤蹤 獨承恩眷 專務調和 無論彼此 惟以收拾兩邊士類爲先 而時輩皆布列臺閣 懷疑顧望 却立睨視 無意共事 先生歎曰 時輩之心公者久 久觀我所爲 必能明我赤心 無何

忽感疾易簣于大寺洞寓舍 是夜 家人夢黑龍自寢房穿過屋樑 飛躍天上 翌朝 先生屬纊 甲申正月十六日也 還朝秉政 纔六十餘日 享年四十九 前二日 聞徐益以巡撫御史 受命按北 招來欲授以方略 子弟交諫 先生曰 此乃國家大事 吾豈可過念身病 失此機事 況死生有命 吾豈必因此而死 乃扶起口號 令弟瑀書之凡六條 此乃絕筆也 書畢 奄奄有垂盡之狀 病遂革 臨絕 諄諄如夢中語 皆國事 無一言及家 卒後家無甌石 借衣以斂 無宅於京 妻子轉徙無依 不免飢寒 朋友及士子出米布 爲買一宅於京 且爲庶子二人納粟 許通仕路

先生之疾病也 上日遣太醫 藥餌交道 訃聞 哀慟特甚 哭聲徹於外 命進素膳 撤朝三日 遣禮官弔祭 且命沿路州郡護送一家從遊之士與聞風慕義之徒 以至窮鄉村氓 莫不聚會舉哀 號痛相弔曰 生民無福 太學生數百餘人及禁軍市民流品庶官各司吏胥皆來哭奠 盡哀而去

發引之日 望於郊外 執炬而送者 連亘數十里 填街咽巷 悲號震野 是年三月 葬于坡州紫雲山先兆

夫人盧氏 谷山望族 宗簿正慶麟之女 仁順慈和 配君子無違德

承奉宗妣 極其誠敬 先生之歿 朝夕上食 必手自具 三年之後 亦不廢朔望哭奠 待宗族撫衆妾 一以先生在時爲法 壬辰之變 語子姪曰 大盜彌滿 必無偷生之地 與其轉死他鄉 寧死於坡山 爾輩勿以我爲念 他日好收吾骨於墓側 子姪屢諫夫人曰 吾喪所天已八年 吾之命 不亦頑乎 況逢大亂 苟且偷生 有何義乎 聞大駕西行 乃奉神主歸坡山 及賊至 罵賊不屈 遂被害於先生墓側 本州上其事 上命旌表其閭

側室子二人 曰景臨 曰景鼎 女一人 景臨有子五人 曰穉進士 餘幼 景鼎有子二人 幼 女爲進士金集妾

先生天資極高 英雋出人 清明溫粹 忠厚愷悌 寬而有制 和而不流 慕古而不泥 應俗而不混 待人開心 洞赤無隱 處事坦夷 不設崖岸 終日樂易 未見忿厲之容 光輝融徹 符彩秀朗 望之如祥雲瑞日 輒知其爲盛德君子也

少時雖汎濫諸家 流入禪學 惟其氣質明透 乃能釋然開悟 旋即歸正 自是用力益深 進修益專 刻意覃思 精詣實踐 其於義理 洞見大原 不待師承 暗合道妙 其功程次第 一本於濂洛宗派 而得之考亭者尤多 故門路之正 雖質之前聖而無疑 至於六經之奧義 百家之異說 無不研窮探蹟 瞭然裁判於胷中矣

教人 必以立志爲先 躬行爲務 循循有序 善誘不倦 隨人材品 開導以誠 其講論之際 分析精微 竭盡底蘊 立言著說 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者 嘗見雲峯胡氏心性情論 爲文以辨之 且與退溪先生論理氣 牛溪先生論人心道心 往復長書 累數十篇 皆出自得 不

襲陳言 明白證援 曲暢旁通 橫說豎說 無不當理

平生尊信小學 病其舊註訛舛 詳略互異 乃折衷群言 擇精要刪繁複 其有未盡者 補以己意 名曰小學集註

四書五經 口訣釋義 多所更定 小註諸說 亦多取舍 且恐初學不知向方 爲著擊蒙要訣，學規等書 至於聖學輯要 則格致誠正之功 修己治人之方 無不備具 而尤詳於明正學闢異端之說 蓋其理明義精 養深積盛 充而爲德行 發而爲事業 皆明體適用之學 實非沈潛自守 不閑世務之比也

其居家也 孝友敦睦 出於天性 奉伯兄寡嫂于家 撫養其子女猶己出 與兄弟諸姪聚一堂 連枕而宿 歲時設酒食 命弟彈琴 使少長歌而和之

每晨整衣冠拜祠堂 朔望參奠後坐正寢 受男女子姪之拜 作同居相戒辭 讀以警之 家衆亦於庭下 分立行禮 又以方言釋戒辭 諄諄教飭 率以爲常 奉祭祀一遵家禮 務盡誠敬

庶母性悍且嗜飲 先生事之如親母 出入必告面 晨必湯酒 適寢所問起居 祿俸亦不自專 或有不豫色 則柔辭起敬 懽其心乃已 庶母後乃感化 先生之歿 服喪三年

事仲兄愛敬俱至 應對服勤 如事嚴父 既貴如一日 門人或疑其過 先生曰 朋友之間 過恭非禮 父兄之前 行過乎恭 禮也

儉於自奉 不問生產業 家貧屢空 鄉居或食麥飯 而每日晨起 必先經紀庶母及兄嫂供奉炊爨之具 飯非粳米 饌無兼味 則不敢進閨庭之間 內外斬斬 姬妾僮僕 無敢闌語

奔人之急 如救水火 接人無間親疏貴賤 一以誠悃 群居燕笑
和氣藹然

平生未嘗與人私語 曾襟洞豁 表裏如一 樂道人之善 而不求備
於人 故賢愚善惡 咸得盡其情

雅好山水 曾於栗谷舊業 修花石亭故址 後改築石潭精舍 一室
圖書 玩心高明 養以冲恬之趣 積其精一之功 自是學益精 行益
修 道日益尊 名日益高 從遊之士日益衆 講劇之暇 時與冠童 婆
娑水石 詠歌自娛 蕭然有出塵之想 一切世味 泊如也

其立朝也 居官必以古先賢哲自期 引君必以唐虞三代爲期 惟
思竭心殫誠 盡吾之所當爲而已 不以循常守舊爲心 其於富貴貧
賤毀譽榮辱 不一動其心 而惟以善人君子亨否 爲己休戚 國事治
亂 爲己憂樂 常謂君心出治之本 法筵勸講 章疏陳說 勤勤懇懇
皆本仁義 每於上前 開陳治道 別白事宜 義利公私之辨 天人王
伯之分 與夫治民備邊之策 無不傾倒羅列 引據古今 上亦虛心聳
聽 多所歎賞 或至日仄罷對 金公應南自筵中出 謂人曰 不圖今
日復見三代都兪之盛云

常以士論之携貳 爲朝廷痼弊 務欲打破東西 同濟國事 雖人心
不如我心 卒未能調其乖隔 而公平正大之心 可質神明 既以孤誠
受上知 感激恩遇 一心循國 知無不爲 言無不盡

嘗於筵中 請預養十萬兵 以備緩急 否則不出十年 將有土崩之
禍 西厓柳公成龍以爲無事而養兵 養禍也 時久安恬憺 筵對之臣
皆以先生言爲過 先生出謂成龍曰 國勢危如累卵 而俗儒不達時

務 他人則固無望 君亦有此言耶 今不預養 必無及矣 因愀然不樂 逮壬辰之後 西厓於朝堂 語諸宰曰 當時吾亦慮其騷擾而非之 到今見之 李文靖 真聖人也 若用其言 國事豈至於此極乎 且其前後章筭中籌策 其時人或訾議 而今皆鑿鑿先見 真是不可及之才 栗谷若在 必能有爲於今日矣云 誠所謂不待百年而知也

爲文章論說 必本於性理 雲行水逝 初不經意 而發言成章 雄渾無涯 如菽粟 如芻豢 如大海迴瀾 如天馬驤空 讀之使人心融理透 蕩滌查滓 真可謂經世衛道之文也 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嗚呼 天爲人君開太平之業者 必有鳴世之才出爲其用 當宣廟勵精之日 有斯人爲之佐 天之降大任 似非偶然 明良相遇 千載一時 可謂盛矣 然世之用賢 賢者之用於世 亦非一道 小用之則小效 大用之則大效 若先生 寧爲不用而不能爲小用者也 蓋先生學問之精深 德行之淳備 論議之俊發 出處之正大 皆非俗士淺見所可窺測 如祥麟儀鳳之瑞世 如泰山喬嶽之鎮物 日星乎中天 砥柱乎奔流 而其高才遠識 貫穿今古 偉略宏猷 軒舉宇宙 旣任斯民之責 又荷君上之眷 將欲挽回世道 陶鑄唐虞 興一代之禮樂 振百年之頽廢 其所抱負期待 爲如何哉

然而流俗不知 黨議相軋 欲行古道 則謂之迂闊 欲祛弊法 則謂之紛更 欲調劑士流 則謂之依違 欲擔當世務 則謂之專擅 群擠衆咻 使不得一日安於朝廷 雖其行道濟世之心 愛君憂國之念 惓惓于中 而難進易退 不爲苟容者 是固平生之所守 故竭忠以感上心 而言不用則去 推誠以協朝論 而義不合則去 是知先生之在

朝也 固未嘗一日而忘退 其退也 亦未嘗一日而忘世也 先生之心
事 其亦戚矣 而進退大節 可謂不負所學矣

逮夫乾綱夬斷 眷任纔隆 而先生已病矣 年未滿半百 位未躋台
鼎 竟未及展布其志 天之與奪 果何意耶

噫 朝論日益乖張 賢路日益崎嶇 君子之不容於世 自古而然
雖使先生久當國柄 其能大有施設 得展功業 如先生志 固未可期
也 而又安知其不觸冒危機 顛躓狼狽 爲士林之長恨也 是先生之
脫屣人間 翩然長逝 在先生固無所憾 而其設教立言 足以開牖後
學 遺風餘韻 足以聳動衰俗 則先生之道 雖未及大行於當時 而
先生之澤 亦可謂流及於無窮 或者斯亦天意也耶

萬曆壬子春

《月沙先生集》卷 53.

2. 統制使贈左議政李公諡狀

李植

公諱舜臣 字汝諧 李氏本德水縣人 自高麗典法判書劭始顯 歷三世至本朝 有領府事弘文館大提學邊 以文學進 贈諡貞靖 生通禮院奉禮諱孝祖 奉禮生兵曹參議諱琚 仕成廟燕山兩朝 爲臺官 彈劾嚴正 有虎掌令號 生諱百祿 平市署奉事 贈戶曹參判 參判生諱貞 秉節校尉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議政府左議政德淵府院君 配贈貞敬夫人草溪卞氏

嘉靖乙巳三月初八日 生公于漢城乾川洞里第 方旣 夫人夢參判公告曰 生男必貴 宜名舜臣 遂以名之

兒時 英爽不羈 與群兒戲 常作戰陣狀 群兒推爲元帥 閭里有不快意 輒凌挫之 里人畏之 及長 折節恭謹 讀書通大義 然不屑佔畢業 遂從武舉 騎射絕倫 雖遊於武人 高簡靜默 口無褻言 儕流咸憚出其下

萬曆丙子 中第當試武經 講說張良辟穀導引事 與先儒所論合 考官大異之

旣出身 絕意進取 不事干謁 權知訓練院奉事 兵曹判書金貴榮有孽女 欲與公爲妾 公曰 吾初出仕路 豈宜託跡權門 立謝媒人李文成公珥爲吏判 聞公之爲人 且欲敘同宗 因人求見 公不肯曰 同宗則可相見 在銓地則不可見

調童仇非權管 秩滿 還仕訓練院 爲忠清兵使軍官 棲屑卑厄 未嘗屈意徇人 主將有非違 盡言規正 清約律己 一芥無所私

轉鉢浦萬戶 水使成鏞 欲伐館舍桐木爲琴材 公拒之不許 水使大怒而不敢取 俄而見忤敬差官 被劾罷歸

敍爲乾原堡權管 有賊胡于乙只乃大久爲邊患 公到任 卽設奇誘致 生縛以獻 兵使嫌其事不由己 反以擅兵請罪 朝廷內嘉其功而賞不行

例陞參軍 丁德淵公憂 服闋 陞司僕寺主簿 選授造山萬戶 時方伯建議設鹿屯島屯田 付公兼管 公以地遠兵少爲憂 屢請添戍 兵使李鎰不許 及秋熟 虜果舉兵擣寨 公挺身拒戰 射仆其酋 虜卽捲退 公追擊奪還被擄屯卒六十餘人 兵使欲殺公自解 陳刑具將斬之 軍官等 環視泣訣 勸飲酒壓怖 公正色曰 死生命也 飲醉何爲 卽就庭抗辨 不肯署狀 兵使意沮 止囚而聞 宣廟察其無罪 命從軍自效 俄以擊反胡獻級蒙宥

全羅巡察使李浣 辟爲軍官曰 以君之才 何抱屈至此 奏爲本道助防將 還爲武臣兼宣傳官

乙丑春 拜井邑縣監 甚有治聲 都事曹大中 辭連鄭汝立逆獄 被追詣理 金吾郎搜取文書 見公有答問書 密語公欲去之 公曰 吾書無他語 且已在搜中 不可不上 竟無所坐 大中之柩過邑前 公具奠哭送 人有詰者 公曰 曹公不服而死 其罪不可知 纔經本道 使客未可恕視也 鄭相彥信亦繫獄 公適隨牒至京 以其爲舊帥也 詣獄門候問 聞者義之

備局選不次擢用者 公與焉 蓋柳文忠公成龍 與公同閤 雅知公之賢 力薦于朝也 庚寅 陞高沙里僉使 臺諫論其亟遷 尋進階堂

上 除滿浦僉使 又論其驟陞 改正仍任 辛卯 遷珍島郡守 旋除加里浦僉使 皆未赴任 擢拜全羅左道水軍節度

是時倭釁已啓 而朝野晏然 公獨深憂之 日修備禦 鑄鐵鎖 橫截鎮口海港 創作龜船 其制如伏龜 上覆以板 釘以錐刀 使敵人不得登蹋 藏兵其底 八面放銃 以此爲先鋒 燒撞賊船 常以取勝

壬辰四月 倭寇大至 先陷釜山東萊 由嶺南向京師 公欲移兵擊之 麾下皆以離鎮赴他道爲難 唯軍官宋希立，萬戶鄭運議與公合 公曰 今日之事 唯當擊賊而死 敢言不可者斬 遂會諸鎮堡兵于前洋 戒期將發 會慶尙水使元均 盡喪水師 遣人請援 公卽引兵往 赴 玉浦萬戶李雲龍，永登萬戶禹致績 爲之導 至玉浦 先破倭船三十艘 至固城 聞賊入京 大駕西幸 公西向痛哭 引兵還營 均等復請兵 進至露梁 破倭船十三艘 追至泗川 公左肩中丸 猶不釋弓 終日督戰 戰罷 軍中始知之 莫不聳動

六月初 遇賊于唐浦 有賊大酋駕層樓盡船 金冠錦袍 器仗甚鮮 公一鼓薄戰 以筒箭射殪其酋 餘賊盡殲 日午 賊船又大至 公以所獲樓船置前去賊一里餘焚之 船中火藥暴發 響焰騰震 賊又敗退 已而全羅右水使李億祺 悉舟師來會 合戰於固城前浦 賊酋駕三層樓船 擁青蓋對戰 卽射殺之 破三十餘船 餘賊登岸而走 自是屢戰皆捷 賊斂兵遠遁 遂與億祺還營

賊復自梁山向湖南 公復進兵固城見乃梁 遇賊船蔽海而至 佯退誘賊 至閑山島前洋 還兵大戰 炮煙漲天 盡破七十餘艘 賊大酋平秀家脫身以走 將卒死者幾萬人 倭中震動 賊又自安骨浦來

援秀家軍 船械加嚴備 公逆擊之 燒破四十餘艘 進擊釜山屯賊 欲覆其根本 賊登高結寨以自固 遂燒空船百餘艘而還

時倭兵彌滿諸路 官兵義兵連敗 莫敢枝梧 獨公連奏大捷 上嘉之 三加階至正憲 下教書褒美

公以本營地勢偏左 請移鎮閑山島 控制兩道 島在巨濟縣南 乃兩湖水路咽喉也 朝廷遂置水軍統制使 公以本職兼領之 統營之設始此

初元均以單舸控于公 聯名奏捷 而朝廷察公功大 陞至統制 均恥出其下 始貳於公 公每優容之 而均粗暴肆忿 不遵節制 公恐誤大事 引咎乞遞 朝廷不得已而移均忠清兵使 均積憾不釋 締交朝貴 構誣公百端

倭將平行長 曾以馬島事我國 至是先驅入寇 慙見我人 詐請通款 朝廷欲脫出被俘王子 使慶尚兵使金應瑞 往復議事 平秀吉因此行間 使行長麾下要時羅密報曰 和事不成 全由清正主戰 方今再來 若令舟師邀擊洋中 止殺此人 則兵自罷矣 乃指言清正船旗牌彩色 朝廷大惑之 促公進擊 如行長言 公以其言詐諉不可測 守便宜持難者數日 要時羅又來言 清正已過海泊岸 舟師何為失此機會 於是臺諫 交章劾公以逗留之罪 體察使李元翼 明其不然 柳相嫌不敢救 蓋是時 朝論已岐矣 上遣侍臣廉問 侍臣亦黨於均 反實以聞 丁酉二月 公被追就梏 將置重典 鄭相琢 白于上言舜臣名將 宜赦罪責效 上亦念其功勞 特原之 命從軍自效

時母夫人卒于牙山 公便道奔哭 成服即行 嘆曰 吾一心忠孝

到此俱喪矣 軍民遮擁號泣 遠近嗟惜

元均代爲統制 盡反公軍政 公在鎮作運籌堂 與將士會議其中 卒徒皆得自通 均以貯其妓妾 圍以籬障 酣飲不省事 捶楚殘虐 一軍離心 皆曰 賊至惟有走耳

要時羅又來言 大軍方渡海 可遮擊也 朝廷又諭均促戰 均既反 公所爲 不敢言其難 是年七月 悉衆前進 倭船左右誘引 使之自困 乘夜掩襲軍潰 均走死 百餘艘士卒皆沒 而閑山遂陷 公所儲置糧資兵械爲數年之資者俱燼 公之得罪 均之敗亡 皆倭牒使之也 蓋賊先據釜萊地方 與對馬島形勢相應 一帆直渡 我兵雖進避而不戰 迂泊於左海 與西海水路 控扼之勢差異 我軍之不得遮截以此 而朝廷但見舟師屢捷 責以必戰 均亦知其必敗而卒取敗 皆遙制之失也

閑山既敗 賊由西海下陸 進陷南原 兩湖已不可守矣 都元帥在晉州 遣公收拾餘兵 俄復爲統制使

公以十數騎 馳入順天府境 得兵船十餘艘 稍收亡卒數百 敗賊兵于於蘭島 朝廷以公兵弱 使登陸進退 公奏曰 臣一登陸 則賊船由西海直上 京師危矣 上從之

時湖南避亂士民百餘艘 散泊諸島 恃公爲蔽 公與之約束團聚 列于軍後 與爲聲勢 獨以十餘艘前 迎賊于珍島碧波亭下 賊船數百來襲 勢若山壓 公不爲動 一字整陳 炮矢四發 賊兵披靡 巨濟縣令安衛 引船欲退 公立船頭 促遣小牒 命取安衛頭來 衛遂進 船殊死戰 賊大敗 擒斬其名將馬多時 軍聲復振

捷聞 上欲陞階崇品 言者以公爵秩已高 止賞諸將以下 楊經理在京 亦送銀段慰賞

時陸路被兵 糧運不繼 軍中患之 公一夜檄告避亂諸船 諸船既倚公爲重 爭自助輸 竝致衣服 士卒賴以飽暖 公雖起復從戎 猶素食日數溢米 籌畫調度 夜不就寢 形容頓瘁 上特遣使諭旨從權 仍給滋味 公涕泣勉受

戊戌春 移鎮康津古今島 募民屯耕 南民縑屬歸之 遂爲大鎮 是秋 都督陳璘 領水兵五千東來 陳悍驚 上憂公失歡 密諭以善待 公盛具威儀 迎于遠島 至則大設宴犒 漢人皆喜 然猶搶奪閭店 我人騷然 公忽令軍士毀撤屋蓋 搬衣囊下船 陳驚怪使人問之 公曰 天兵之來 如仰父母 今見暴掠 士卒不堪 各自遁避 我爲大將 不能獨留 將移他島故也 陳大慙懼 卽詣公摧謝 挽留甚誠 公曰 大人若聽某言 某卽留耳 陳曰 當一從公言不敢違 公曰 天兵以陪隸視我人 卽無忌憚 大人幸許某便宜禁斷 則兩軍相保無事矣 陳許諾 其後漢人犯禁 公輒繩之 島中妥帖

鹿島萬戶宋汝悰 與漢船俱進擊賊 獲船六隻首級七十 漢人無所得 陳方與公接宴 聞之慙怒 公曰 大人來統我軍 我軍之捷 卽天兵之捷 何敢私焉 請盡納所獲 願大人悉以奏聞 陳大喜曰 素聞公東國名將 今果然矣 宋汝悰失望自訴 公笑曰 賊首乃腐齒也 與漢人何惜 汝功自有吾狀奏 汝悰亦服

自是陳察公治軍制勝 節節欽服 借我板屋大船自駕 軍務大小動必咨訪 每言公非小國人物 若入仕中朝 當爲天下上將 何自困

於此 上書宣廟言 李某有經天緯地之才 補天浴日之功 語雖不中 蓋心服也

陸軍提督劉綎 以苗兵來 與陳相約夾攻行長 舟師進戰港口 勝負未決 劉師違約不應 蓋行長已聞關白秀吉死 亟謀撤退 而畏我舟師阻前 啗劉以利 故緩其攻 又潛款于陳 求假道甚切 陳亦中其賄 欲許之 公用木片密書投示 諷刺其非 陳赧然而止 行長知之 又遣使于公 遺以銃劍 公峻辭却之 倭壘方絕糧 賴與漢人往來 頗貿漢糧 遂閉營不出 陳慙失利 欲捨行長 往擊南海賊 促公先發 公力爭不從 行長又困 請援于泗川賊 卽薩摩洲軍也 強勇無敵 持重不戰 必於兵勢最重處用之 見行長急 悉衆而至

是夕 大星殞海中 軍中怪之 公與漢船 迎戰于露梁 自夜至朝 數十合 賊兵敗却 公忽中飛丸而卒 公之姪莞 有膽勇 卽抱屍入房 匿不發哭 舉旗督戰如故 舟中皆不知 都督爲倭船所圍 我軍救之 日午 賊大敗走歸 行長以其間 出舟師外洋遁去

陳遣人勞公 舟中已發喪矣 都督聞之 自仆于椅下 擊地大痛 兩陣皆哭 聲殷海中 上遣官弔祭 特贈議政府右議政 柩返牙山 一路士民 號泣設祭 千里不絕 明年 葬于先隴之次 部曲請于朝 立祠水營 命賜額忠愍 巨濟兵民 亦建祠以時禱祀 湖南人 立碑于車嶺 以寓悲慕

甲辰冬 始修壬辰以來戰功 以公爲第一 加贈左議政 賜效忠仗義迪毅協策宣武功臣錄卷 封德豐君 遣官告祭 賜土田奴婢 哀榮之典備矣

公娶尚州方氏 封貞敬夫人 有三子 長蒼 縣監 次禔 正郎 次勉 有才勇好兵 公每稱其類己 丁酉秋 隨母在牙山 遇賊鬪死 一女適士人洪棐 庶出男二人 曰薰，曰蓋 皆中武科 不得官

公居家有篤行 二兄先歿 公傷悼甚 撫育孤姪 婚嫁贈遺 先於己子 其操守貞介 屹然壁立 雖文學之士繩墨自律者 有不能及 訓院之仕 武職最下 而公處之怡然 惟直己而行 柳相堧 見公有好樣箭筒求之 公謝曰 此一筒甚微 而小人之納 大監之受 害義大矣 柳相愧屈

兵曹正郎徐益 氣豪好勝 儕輩皆憚之 常欲越遷訓練院參下官 公據法爭之 益不能難 當下獄議律 有胥吏告云 有行賄蹊徑 可以緩死 公怒叱曰 死則死耳 何可苟免 由其自守不阿如是 故半世落拓 世莫能知 及遭亂著庸 誠格上下 而猶不容於世議 中陷刑獄 亦以此也

然公之發謀制事 舉無遺策 奮勇決機 前無堅敵者 豈非平日所養者爲之本乎 其治軍 簡而有法 不妄殺一人 而三軍壹志 莫敢違令 雖負氣倔強者 望風自屈

其臨戰 意思從容 常有餘地 見可而進 持難而退 必三吹打耀兵而旋 故身死之日 紀律節度猶自若 卒以取勝 其在陣 遠斥候嚴警衛 賊來必先知之 士卒服其神明

每夜休士 必自理箭羽 常以空券與射士 待賊船逼前 然後散箭與之 又自操弓齊射 將士慮公復創於丸 扶掖諫止曰 何不爲國自愛 公指天曰 我命在彼 豈可令汝輩獨當賊乎 其以死勤事素定者

如此

嗚呼 國朝將臣 在平世遇小敵 樹勳立名者多矣 若公則當積衰
諱兵之後 遇天下莫強之寇 大小數十戰 皆以全取勝 蔽遮西海
使賊不得水陸竝進 以爲中興根本 則一時勳臣 宜莫尚焉 至其立
身之節 死難之忠 行師用兵之妙 綜務辦事之智 已試而可見者
雖古之名將賢帥 代不出一二者 無以過也 公之事績 朝野多記載
其在軍民追慕思詠者 不可殫舉 今姑掇其大略爲此狀 敬告于太
常 以備易名之考焉

《澤堂先生集·別集》卷 10.

3. 肅宗大王諡狀

宋相琦

國王姓李氏 諱焯 字明譜 莊恪王之子 忠宣王之孫也 母妃金氏
領敦寧府事清風府院君佑明之女

以辛丑八月十五日生 王幼有異質 岐嶷夙成 先父王甚奇愛之
五歲 特簡朝臣爲輔養官 始授孝經見師傅賓僚 揖讓拜跪 動中
儀節

嘗育烏雛 死而埋之 聞牛犢之鳴 不進乳酪 其仁愛之性 自幼
如此

丁未春 定爲嗣子 己酉 行入學禮 禮容修整 講音清暢 環庭多
士 莫不聳動欣慶

庚戌 行冠禮 於是廣選僚屬 常延宿儒 益盡輔導之方 文理乃
進 睿德日就

辛亥 行嘉禮 王妃金氏 領敦寧府事光城府院君萬基之女也

甲寅八月 先父王疾革 王日夜焦憂 遣大臣禱于廟社山川

及遭大戚 哀毀逾制 嗣位之日 號哭不止 流淚滿面 百官衛卒
無不嗚咽飲泣 禮罷 步還廬次 哭聲徹于外

王既卽阼 勵精圖治 克遵先猷 發號出令 動合羣心 卽招大臣
曰 孤以冲年 蒞茲大位 凡諸政令 恐或妄發 惟願大臣善爲導迪
其虛己求助之誠 藹然可見 首下諭諸道 恤窮民蠲積逋 人心大悅
翕然稱聖主

逮至發軔 步出宮門 中夜露立 哭不絕聲 近臣請少止不聽 以

至朝夕祭奠 必皆躬親 哀動左右

常曰 唐太宗以生日宴樂 謂之翻成傷感 今予方在哀疚 豈可晏然若平日 特除生日方物及物膳

上奉曾祖王妃及母妃 承顏順志 誠孝無間 宮闈之內 和氣融洽 嘗欲爲母妃設宴 而因年凶未果 未幾 母妃薨逝 王以爲至恨 悲痛尤切 親製文以祭 一字一涕 觀者感泣

曾祖王妃年高多疾 王晝夜不離側 扶持調護 曲盡其方 藥餌禱祀 靡不用極 以至送終 復土遵禮罔愆 哀慕之心 久而愈篤

先代園寢 在於畿內 每歲春秋 次第省謁 以展霜露之感 宗廟享祀 苟非病甚 亦必躬行 不許代攝 肅敬將事 務盡誠懇

待宗族一以惇睦 恩意優厚 犯法當坐者 雖不以私恩少有撓屈 而亦必恤其家孥 還其財產 俾不至於失所 淑安，淑明，淑徽三公主 於王爲姑母 明安公主 卽王之妹也 病而親視 喪而臨哭 親愛之隆 終始不替 然亦不以一毫私逕假借 倫理恩義 兩得其道 內外戚畹 亦皆畏慎 無或踰越 盖其家法之嚴有如是者

嘗謂民爲邦本 食爲民天 每於歲首 親製勸農之教 宣下諸道 飭勵曉諭 俾有實效

或遇象緯之變 水旱之災 非但避殿減膳而已 惕勵警懼 若切肌膚 哀痛之教 實出心腹 辭意懇惻 有足感動 禱雨之時 或露立宮庭 親詣社壇 宿齋預戒 精白虔誠 累獲冥應 前後非一 若值飢荒 則調賑之政 講無遺策 或移粟而賑之 或竭倉而糶之 捐出內帑 俵散公貨 雖經費不給 而亦不之恤焉 近自都城 遠及窮陬 皆被

其澤 不至捐瘠 宮府朝夕之供 諸道朔節之獻 亦皆節損停罷 毋少留難

常賦之未準其額者 屢命寬減 積欠之久壓窮民者 悉行蠲除 其有疫癘兼發 則遣醫賚藥而救之 遍加濟活 餓莩者即令收瘞 露處者造給苫屋 以此雖當窮歲 民不知病

尤於刑獄致慎 祁寒盛暑 別遣近侍 疏釋獄囚 歲以爲常 遇災審理 多所放決 大辟議讞之際 必與大臣公卿三司諸臣 再三詳覆 必求可生之道 又以外方刑獄多滯 屢下飭教 毋令瘐死 若有濫刑者 則輒以罪繩之 中外官吏 兢兢奉法 三尺之外 無敢有低昂者 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

又曰 我國贓法不嚴 無一人依法抵罪者 烹阿之鼎 不設於庭 貪污之吏 日事橫斂 民安得不困乎 自今嚴立贓法 毋有撓屈

嘗引孟子之言仁政必自經界始 我國田制紊亂 賦役不均 一番釐正 有不可已 雖羣議不一 而斷然行之 惇尚儉約 斥去奢靡 內無宴安之私 外絕盤遊之樂 以古昔哲后亂辟事跡作圖 常目以寓監戒 又作舟水圖 作文弁其首 揭壁觀省 嘗有獻銀鼠皮毛裘者 非土產也 因筵臣言 即命焚之於殿前 法服之外 不御綾段 所居殿堂 丹牖無一增采 內外幃帳 皆用青布 當門席面 破毀見底 而亦不改設 其朴素可見也

寢疾時 醫言生牛黃當有效 初命覓入 旋聞其宰殺甚衆 亟命停止 江鴨入於藥膳 內局諸臣 請連續進供 王曰 當此春和萬物生育之時 不忍傷害 記不云乎 無覆巢 無取麝卵 治病自有他藥 何

必取此而傷物乎 人皆感歎

朝臣之進言者 翁受敷施 往往施賞而獎之 擢用而旌之 嘗謂筵臣曰 凡人計較利害 則必附於勢利 樸直之人 不為計較而直行 此優劣相懸處也 又曰 淮南王安獨畏汲黯 此樸直之人可畏處也 以故雖有不中之言 始或違忤 終必開釋 或飭廷臣 勉以交修之義 又以朝臣之或有耽酒廢事者 作文以戒之

方伯守宰之辭朝也 輒賜引見 申申勉戒而遣之 其有治理著聞之人 則或錫馬或增秩 以風勵之

近侍之為親乞養者 許畀郡邑 俾遂其願 朝臣之年至七八十者 超授職秩 特施恩典 以及國內士民 以壽陞職者甚多 高年大耋 無貴賤男女 歲輒問饋 優其米肉 無一人不獲自盡者 禮待臣隣 必整冠帶 至於大臣接遇 尤別

凡有國家大事 廣加延訪 確其可否 雖眾論盈庭 甲乙靡定 而一皆裁以義理 無所疑眩 苟係倫常名義 則扶植闡明 尤無餘蘊

褒忠獎節 前後相望 贈以爵諡 官其子孫者 不知其幾 又命建祠而俎豆之 風聲所及 舉皆興起

承累代右文之治 尊尚儒術 表章道學 要以正一世之趨向 自山林擢置廊廟者 亦多其人 草野藏修之士 皆縻好爵 累勤徵召 苟有所言 輒皆嘉納

臨文講書之際 諱程朱之名 亦令講官諱之 經書義理 一遵朱子之說 以為準式 少有違背於朱子者 則嚴加斥絕 使不得肆行

累詣泮宮 展謁先聖 親作教文 訓諭多士 使之務正學而遺祿利

仍勅師儒之臣 俾盡作成之方焉

盖王好學勤政 出於天性 雖當短夜讀書 至三更始輟 筵臣至有以過勞陳戒者 每於聽斷之暇 惟以文史自娛 間有述作 亦皆箴警之語 隻字片書 皆合典訓 常參講筵之外 或召對或夜對 討論經史 亶亶不厭 出入古今之治亂 剖析義理之精微 老師宿儒 亦不能企及

引接臣僚 不拘時日 軍國事務 民生疾苦 講究利害 反復詳審 竟晷移夕 亦無倦色 雖在燕居之時 酬應文書 不遑暇息 日昃忘餐 夜分就寢 一念孜孜 不自爲疲 或因有故 間停視事 累日之後 收聚入對 則雖積軸盈几 片時之間 裁決無遺 各當其理 盖於四十餘年之間 摠攬權綱 酬酢萬幾 未嘗一日自暇自逸 憂勤之德 可謂至矣

而積勞致損 痰疾作矣 累歲沉綿 藥罔奏效 竟以庚子六月初八日 薨于慶德宮之正寢 春秋六十 臨終 大臣禮官俱入侍 禮也 襲斂衣衾 皆從內辦 園寢諸物 亦以內下銀子備具 一毫不及於民 盖宮中體王平日省弊之至意也 自都中士庶 至窮谷婦孺 莫不悲號失聲 如喪考妣

王嘗以三代後君臣服制未復古昔爲慨然 命禮官一從朱子定論 使之斷行 作爲成憲 至是 羣臣皆服斬三年 衰麻苴經之制 悉依禮經 千古之陋 一朝盡洗

王妃金氏 早薨 繼妃閔氏 領敦寧府事驪陽府院君維重之女 又薨 繼妃金氏 領敦寧府事慶恩府院君柱臣之女

嗚呼 王以聰明英睿之姿 有正大剛健之德 又加之以學問之力 其於義利之辨 王伯之別 固已劈破頭顱 洞見大原 故平居所作為 惟在於正誼明道 以此而修身 以此而率下 存諸心者 即祈天永命之本 發於事者 皆貽謨裕後之道 社稷長遠 終必賴之 以致治化旁達 八域奠安者垂五十年 是宜受天之祐 眉壽萬年 而皇天不弔 奄降大割 此舉國臣民之所深痛 而有沒世無窮之思者也 唯其經緯密勿 品式備具 懿範宏規 增光于祖宗 盛德大業 輝暎于簡冊 足以建天地而俟百世者 則非區區文字所可彷彿其萬一也 嗚呼偉哉 嗚呼痛哉

《玉吾齋集》卷 15.

4. 重峯先生諡狀

金集

先生諱憲 字汝式 姓趙氏 白川人也 學者稱為重峯先生 麗朝有諱文胄 官兵部尚書 嘗奉使如元 奏撤留兵之擾害本國者 當時談者美之 歷數世而至諱天柱 以元帥禦紅巾賊 效節於安州 入我朝 諱環 有隱德 世宗聞其名 特授京畿都事 卒官羅州牧使 於先生為五世祖 曾祖諱璜 祖諱世佑 考諱應祉 皆不仕 後以先生從勳 贈考吏曹判書 妣龍城車氏 諱順達之女也 先生生於嘉靖甲辰 器

度莊重異常 年纔四五歲 與群兒聚讀于林亭 有達官呼唱過其下 群兒爭往觀之 先生獨堅坐讀不輟 達官爲下馬嘆賞曰 此兒後日必成大器 十歲 喪所恃 哀慕盡制如成人 及長 沈潛經史 至忘寢食 真知實踐 以古聖賢自期待 丁卯 擢科 戊辰 拜定州教授 勤於教育 丕變士風 俄移教坡州 仍請學於牛溪成先生 先生叩其所學 稱以畏友 壬申 爲校書正字 舊例 館官掌香室 而內入佛事之用 亦必親封 先生上章以爲口讀聖賢之書 手封供佛之香 臣所不忍也 忤旨削官 直聲聞一世 往拜李士亭之菡 因與徐公起諸人從容講論 學日益進 癸酉 蒙敕陞著作 甲戌 以質正官赴京 上書禮部 質問聖廟位次 略曰 周程張朱 功不下孟氏 而未陞配享之列 楊龜山既是程門高弟 張南軒則私淑龜山 而反居其上者 何歟 羅豫章嚴毅清苦 洞見道體 朱子稱其任重詣極 李延平師事豫章 獨得奧傳 朱子滄洲之祀 綴於五聖六君子之下 而二人皆關從祀之典者 何歟 陸象山操持謹質 恬靜寡欲 非無可敬服者 而偏守良知之見 坐 俟頓悟之機 其眩人塞道之罪 疑若過於荀 揚 而黜彼陞此 抑有何說乎 呂東萊之於朱子 同心協力 講明斯學 而真西山則聞而知之者也 二賢之出 先後殊時 而乃以東萊 位於西山之下 其有可據耶 朱子嘗稱黃直卿曰 吾道之託在此者 吾無憾矣 及其易簣 備述行狀 續輯儀禮通解 可見其深契師旨 董氏所謂得紫陽之正傳者 信乎不妄 而不得與九峯同功之賢 共列從祀者 何歟 禮部諸公 往復論難嘆賞之 先生諦視中朝文物之盛 慨然有東周之志 還朝 條上其切於施爲者八事 曰 聖廟配享 內外庶官 貴

賤衣冠 宴飲食品 士夫揖讓 師生接禮 鄉閭習俗 軍師紀律也 其論聖廟之制曰 臣謹按王莽稱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唐玄宗又謚爲宣王 而顏子以下 遞稱公侯伯 其稱公稱王者 於夫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 一切悖亂 曾謂責家臣之詐 易大夫之簣者 其肯安於斯名乎 況自稱以皇帝 而以其所以封其臣子者強加之 尤非所以尊聖人 故嘉靖十年 因大學士張孚敬之言 改題至聖先師孔子 顏子以下 俱去爵名 廟額不曰大成殿 而曰先聖廟 一正千載之誤 而我朝猶襲前陋 恐當議改者也 臣又按東西廡之從祀 所以報聖門之有功 而示來學之趨向也 秦冉，顏何則未有所考矣 林放，蘧瑗 不是升堂之列 而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 亦非純儒 故黜于從祀 而放之好禮 瑗之寡過 則可爲人師 鄭衆諸人翼經之功 不可不紀 故各祀于其鄉 公伯寮身遊聖人之門 而嘗欲反害夫子之道 苟況謂性爲惡 謂思孟亂天下 戴聖身陷賊污 劉向喜談神仙 賈逵傳會讖緯 馬融爲梁冀草詔 以殺李固 何休解春秋 黜周王魯 王弼宗旨老莊 王肅佐司馬昭篡魏 杜預爲吏不廉 爲將不義 吳澄出處不正 而學又陷禪 是宜見擯于洙泗之列矣 世宗皇帝斷然改正 而其在我朝 尚列于從祀 恐當議黜者也 后蒼始註禮書 而大小戴之禮 賴而傳世 王通學近於正 而格言有苟，揚道不到處 歐陽脩扶聖道闢異端 朱子稱爲仁義之人 胡瑗修己治人之學 首洗隋唐趨利之習 楊時承程氏之緒 下傳羅李 以及朱子 薛瑄奮乎絕學 篤志力行 所以弘治附以楊時 嘉靖益以歐陽，胡，薛 我朝所當講求而從之者也 惟陸九淵之學 不事講問 專務頓悟

朱子固憂其說之爲害 而流傳益遠 胥歸禪學 如王守仁之敢爲橫議 詆謗朱子者 而尙請其從祀 如此之流 恐不可效尤而苟從也 臣又見聖廟西北有啓聖廟 啓聖公孔氏在北 先賢顏無繇，孔鯉在東 曾皙，孟孫在西 東西廡又有先儒程珦，朱松，蔡元定 蓋學校 所以明人倫也 父居子下 豈安情理 故世宗皇帝始作別廟 春秋釋奠 同時行事 所謂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者 至是而無遺憾矣 我國亦議立廟 春秋同祀 則庶乎倫全理得 而一國之爲父子者定矣 蓋先生志在同文 要以漸復古道 尤倦於聖廟首善之地 而上不納 又草一疏 具陳十六條 皆中朝祖宗善行美政之可師法者 書成不果上 俄遷博士 轉拜戶禮曹佐郎，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 冬 出爲通津縣監 除殘祛瘼 吏畏民便 無何 以杖殺內奴 配于富平 戊寅 丁外艱 先生家在金浦 去配所不滿數十里 而不敢奔喪 朝暮哭擗 聞者莫不感泣 庚辰蒙釋 是年夏 往拜栗谷先生于海州之石潭 講學數月而還 辛巳春 拜工曹佐郎 出爲全羅都事 上疏請革燕山朝貢案 上頗嘉納 未幾 鄭松江澈爲本道觀察使 先生時與崔永慶，李潑，金宇顒諸人友善 頗信其說 以松江爲小人 不可共事 卽日棄去 松江固請見曰 聞公以我爲小人將去 信否 先生曰 然 松江曰 公與我素昧平生 何以知之 留與共事 見其爲真小人 然後去未晚也 先生不聽去 牛，栗兩先生勸令還 既相處日久 交義甚密曰 始吾爲人所誤 幾失公矣 時士論携貳 爻象不佳 先生以詩上栗谷 有冰炭元難合 陽道恐漸消之語 壬午 拜宗廟令 爲養繼母 出爲報恩縣 縣上疏極陳民間疾苦及內修外攘之策 且

請立魯山，燕山之後 旌表六臣 禁王子第宅踰制 癸未秋 李公山甫以敬差官 使湖西還 上問列色有宋績者 山甫對以先生治績爲一道最 冬 正言宋諄挾私憾請罷 上以善於治民 不允 甲申 竟論罷 自數年前群陰日長 衆螫張牙 欲奇中栗谷無不至 賴宣廟明聖不得售 及栗谷沒 黨議愈激 朝著益不靖 先生不樂居畿輔 退寓於沃川之安邑縣村 愛其林壑幽邃 日徜徉其間 與從遊之士講論不倦 時往田間 勸課僮僕 丙戌 拜公州教授 提督屬校 開牖群蒙 嚴其條約 而以身先之 遠近負笈者甚衆 先生日見朝論日乖 又痛師友受誣 遂上疏極陳牛，栗之忠賢 痛斥時輩之奸邪 備悉終始 欲以感悟 疏奏十日不下 先生又瀝血陳章 再論邪正之分 辭益剴切 於是玉堂上劄請罪 上不聽 丁亥 又作萬言疏 因論汝立凶悖比之羿，浞 方伯不受 遂去官 爲文以辭先聖 退還沃川田舍 杜門講讀 若將終身焉 時倭酋秀吉弑其主源氏 因遣使來覘 舉朝惛惑 無敢以斥絕爲言者 先生慷慨草疏 其略曰 歷代交隣 事不謀始 以取覆亡者 班班可見 今此日本之使 有何名義乎 臣之臆料 不過如季平子之逐昭公 而行成於齊，晉 司馬昭之弑魏主 而示威於吳，蜀者也 必須詰其故而聲罪絕之 然後桓文仗義之舉 足以坐攻其心 而自強我國也 世有魯連，胡銓 則其必抗義極言 以折垣衍帝秦之議 而請還王倫報金之行矣 側聽累日 未聞有倡義告絕之議 是可謂國有大臣乎 假使新王績著 而舊主可廢 然天無二日 不宜更稱東皇 俾於書契中 刊去僞號 然後乃許開關往來 則尊王定霸 在此一舉 堂堂大朝 列聖傳德 鎮堡星羅 文教時宣

非若前朝之內耗於佛教 外耗於戎倭者 而未及前朝之半享 遽有前朝削弱之漸 臣謂謀國者之罪 上通於天而無所逃也 監司不肯轉聞 先生乃徒步詣闕 又裁一疏 并前未達二疏以進 大概以爲不得已與倭通好 則請以三事定約 而後許之 其一 天定僭號 不可不亟去也 其二 被擄漁採之民 向導反噬之人 不可不刷還也 其三 歲幣之數 不可不減定也 又論李山海之誤國 不可不黜 竝不報 時先生寓於市里 用事者按治居停主人 親舊皆畏禍 聞先生至 辭謝不見 己丑夏 先生又持斧伏闕 上萬言疏 請明聖學 省刑罰 戒奢侈 節嗜慾 蠲租賦 因極言朝政得失及群小戕賢病國 黷貨害民之狀 以爲將有劇盜內煽 而外侮難禦 於是三司交章請竄 或以爲狂妄 或以爲陰險 命配吉州嶺東驛 禁府吏卒 相與嘆曰 趙爺忠直 反遭此禍耶 先生時在沃川 見金吾卒 卽徒步就道 卒止之曰 吾今日朝可到此 而來時吾同輩教余曰 趙提督 賢者 聞命必不肯一刻留 汝須夕抵其家 令夜治行 願待明啓行 先生曰 君命不可宿 遂夜發 押去之卒 例有徵責 或不厭其欲 則輒加困辱 先生之親舊 相與哀合而贈之 卒辭曰 同輩戒我勿受 且許除還後例宴 今若受之 何面目立於人類乎 在途扶侍 執役如僮僕 及還 涕泣以別 先生徒步踰嶺 凡二千餘里 備嘗艱苦 雖蔡西山之脚爲流血 無以過之 而先生之氣貌容色 未嘗少挫焉 時北路癘疫大熾 死者十居七八 先生弟典 從謫中邁癘死 先生視疾斂尸 終始親執 朝夕撫柩 哀痛備至 而猶無恙 人以爲正氣所在 邪沴不能侵也 秀吉使又來求和 朝廷詰前日入寇 秀吉卽遣玄蘇，義智等 報我

國被擄嚮導者及數三倭來獻 中外相賀 將遣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執謝 先生聞之草疏曰 荆人拘璞 三刖而不懲者 以其所蘊者玉也 張浚在謫 十疏而不休者 以其所願者忠也 遯聞倭使半歲留館 肆其悖語 以興兵犯境爲辭 舉朝惶怖 無一人執言折元昊之奸者 朝鮮士氣 不圖摧折之至此 臣食不下咽 益嘆臣師李珣之亡 而讀書之人 不在吾王之左右也 自古勝負之勢 豈徒以兵之強弱乎 春秋列國 楚惟無彊 而齊桓用管仲 仗義執言 則召陵之師 不戰而致盟 項籍善戰 天下無敵 而漢王聽董公 兵出有名 則垓下人散 悲歌而自刎 蓋其身負弑逆之罪 天地之所不容也 雖其假氣遊魂之際 或能指使風霆 而人道所不順 天亦不佑 斯知道義之氣 壯於萬甲 而仁者無敵 孟訓昭垂矣 堂堂我國 資澤未殄 亦可自守 豈宜陷於詐術 而強副要盟乎 願擇今世之王孫滿 俾語其使曰 爾之求我信使者 謂我之強 而恐其潛師往襲耶 謂我之弱 而幸我飢饉 要以侵軼耶 潛師盜隣 自祖先不爲其在眇躬 忍沫前徽乎 幸災侵隣 史譏不道 新造未定之秋 又犯斯戒於天下耶 無父無君 孔孟所闢 源王所終 吾未詳知 吾雖欲交使 吾卿士恥之 如其怒我不報 必欲用兵 則我雖涼德 而吾家將士 頗知愛君之義 戍邊廝卒 亦知父母之恩 爲君親嬰城固守 宜自戮力矣 上价熒惑之罪 著在春秋 臣庶多請奏天子誅之 而越海爭論 各爲其君 故今姑恕送 其以是意 遍告諸島云云 則恩威并著 截然難犯矣 方伯沮之不果上 會汝立謀反事 覺自殺 其黨與皆伏誅 湖南儒生梁山濤，梁千會等上疏訟先生 上曰 當初竄謫 實非予意 卽命放之 先生

回途至北嶺 有詩曰 北闕君恩重 南州母病深 摩天有歸日 感淚自盈襟 初 先生聞汝立之反 又爲一疏 備論逆節之萌 非朝夕之故 又論通信之舉 必爲狡虜所陷 竝以前疏上達 皆不納 朝廷竟遣通信使 秀吉又遣玄蘇等來 仍請假途 西犯上國 上下遑遑 莫知所措 先生自沃川白衣詣闕 上章請斬其使 以奏天朝 其略曰 臣竊料今日之事 安危成敗 只在呼吸 惟有亟斬虜使 飛奏天朝 分致賊肢于琉球諸國 期使天下同怒 以備此賊 猶可以補復前過 而庶免後時之凶矣 李滿住之一紙資級 見覺於上國 而張寧來責之日 世祖爲之無顏 況此秀吉假途射天之惡 不啻滿住 而飛辭陷我之術 當不止於中樞資級矣 若天朝不悟其姦 盛發唐朝之怒 則當有蘇定邦，李勣之師 來問濟，麗之罪矣 聖上將何以謝過 臣民將何以免死乎 假使中國未暇謀蘇，李之東師 而謂我淪胥爲夷 則堂堂禮義之國 不亦羞辱之甚乎 祖宗二百年之恥 僅能竭誠昭雪 而殿下天萬世之辱 未及登時澡洗 則三綱五常 將懼自此墮地 而祖宗在天之靈 亦必有殄享之悲 而臣民匪教之徒 難可責以死長之道矣 懷利文過之臣 雖或拱手招禍 以爲激怒之可虞 而城市野民 萬口一談 咸謂不斬則不振 夫豈無是理 而孔子請誅熒惑者乎 豈無是理 而胡銓謂之不戰氣倍乎 靖康，建炎之間 謂虜不可和者 楊時，李綱，張浚，胡安國 而目之爲黨 擯棄不用 奸臣誤國 萬古如斯 聖主讀史之際 必亦慨然於宋君矣 馬植纔還 金兵渡河 王倫濟江 兀朮南趨 賊酋姦譎 有萬不測 而彼乃還啓謂賊不來 以懈將士之心 時所謂一德大臣則盛稱王倫善於奉使 俾竊

金章之寵 此輩懼有公議之或激 則謂秀吉非真叛逆 是可以寒浞爲純臣乎 如臣駑鈍者 等是一死 寧死於燕楚之路 以學子貢之游說 期使諸侯之軍擣吳之虛 而存我魯國 則聖上活臣之恩 庶幾少報 而天生男子之意 亦可無愧矣 海南萬里 如無肯行之人 則臣願假一節 充備末价 星夜西馳 以玄，平頭馘 獻于天朝 竊效包胥之哭 以明我王心事 幸蒙皇相矜憐則借馬南陲 分致賊肢于南洋諸國 諭以整兵伺便 期使此賊不容於覆載 疏入 先生待命闕下三日而不報 仍以首叩石礎 血流被面 觀者如堵 或譏其自苦 先生曰 明年竄山谷 當思吾言 又以一疏 繳進所草擬奏天朝及諭琉球，對馬諸島，日本遺民等書 斬玄蘇罪目與夫嶺湖備禦之策 無不纖悉 而語益加切焉 又不報 先生知國事已無可爲 遂罷歸 日登高望遠 籍草臨流 欲以舒憂娛悲 意不在流連光景也 壬辰二月 夫人辛氏卒 先生謂變在朝夕 渴葬于家後 三月 走省先壟 操文告以將亂永辭之意 四月 賊大舉入寇 連陷嶺南州郡 遂踰烏嶺 大駕西幸 先生聞變痛哭 與門人金節，金籥等及同郡武士若干人 遮截報恩之領路 數日之內 應募者甚衆 時本道之任巡察者 恆攘失措 無勤王意 且以義兵不利於官軍 既多方沮撓 而恐先生事成 難免其逗遛之罪 移文各邑 凡應募在麾下者 皆囚治其家 以故既聚而還散 先生以書責其擁兵自衛 沮忠義之氣 馳往湖右 以圖更募 前參奉李光輪，士子張德蓋，申蘭秀，高擎宇，盧應暉等 素慕先生之義 皆來會 相與招糾 凡得千六百餘人 建旗傳檄 聲勢控制 人心恃以爲安 時賊兵進據清州 以窺湖西 防禦使李沃等諸

軍連潰 僧將靈圭獨與賊相持 先生聞之 急向清州 促李沃進軍 自與靈圭合進 薄城西門 親冒矢石督戰 士無不殊死 賊大衄走入保 我軍且登城 忽有驟雨從西北來 天地晦暝 軍中慄慄 先生歎曰 古人云 成敗在天 信然 乃鳴金小退 賊盡焚其屍 從北門宵燿湖左在諸屯賊 亦望風皆遁 先生遣幕下士全承業及其子完堵 齎疏以聞 且曰 唐之玄宗 幾失天下 而倉卒之際 能斷義正法 林甫斷棺 國忠斷頭 故民心泔然思唐 義士忠臣 得盡其力 今之戕賢誤國 甚於林甫者 迄保首領 積怨市里 甚於國忠者 未蒙顯戮 以至主和招寇 如汪，黃，秦檜之徒 盤據要津 以妨賢路 何以慰民心而振士氣乎 先生方益募忠義 勤王行至溫陽 而賊之據錦山者 復猖獗 將侵軼兩湖 巡察介先生同義者 請相議共討錦賊 幕佐亦多謂國家疆域 盡為賊據 只兩湖尚完 意者天其默相我 以開中興 今棄而西上 是無兩湖 必先剪錦倭 絕賊之議後者 然後勤王未晚也 先生然之 乃遷軍公州 與巡察議又相迕 蓋巡察自以不急討賊 曾被先生所責 恐先生至行朝發其所為 故以好言沮其行 實無意於同事也 乃令所在悉復囚繫應募人父母妻孥 且令官軍不相應援 麾下士遂稍稍散去 只有七百義士 願與同死生 將以八月十六日移兵向錦山 別將李山謙言 賊懲乙卯湖南之敗 今之據錦者 皆精銳 數且數萬 宜按兵相勢 毋輕嘗大敵 先生泣誓 君父安在 敢言利鈍 主辱臣死 吾知有一死而已 遂與靈圭聯兵而進 曾與湖南巡察使權慄 約以十八日齊舉夾攻 權馳書改期 而先生已抵錦郡之十里地 賊諷知兵無助 乘未備而逆之 分其眾為三 迭出以撓之

先生下令曰 今日只有一死 死生進退 毋愧義字 士皆唯命不敢違
戰良久 賊三北幾潰 而我兵矢盡無可爲 吏士皆無人色 而先生意
氣自若 督戰益急 賊悉銳攻之 遂闌入帳下 有偏裨數人 欲脫先
生於鋒刃 扶先生請跳 先生笑曰 此吾殉節地 丈夫死耳 不可臨
亂而苟免也 遂援桴鼓之 士爭趨死 至張空拳相搏 而猶不離次
雖象寡不敵 全軍盡沒 而賊死亦過當 勢遂大挫 收餘兵還陣 哭
聲震野 運屍三日猶不盡 乃積而焚之 遂與茂朱諸屯賊皆遁去 湖
西南賴以得全 先生之弟範入戰所 求先生屍 則死於旗下 而將士
相與枕藉環其側 遂負還 殯于沃川 至是蓋四日 而顏色若生 張
因奮髯 怒氣勃勃 人不覺其死 先生之始起兵 行朝下教褒美 拜
奉常寺僉正 及歿 追贈吏曹參判兼同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
旌其閭 錄完堵爲泰陵參奉 月廩其家 甲辰 加贈吏曹判書 聽建
書院 賜號表忠 俾祀春秋 畿輔兩湖人士 錄先生言行與授節終始
立碑於金浦遺墟及錦山殉義處 丙子 以宅兆不利 改窆于郡治之
東一舍許道峴西坐卯向之原 以夫人附焉 先生稟乾剛之氣 全秉
彝之性 孝悌通於神明 忠誠貫於金石 好惡之正 如辨白黑 履行
之篤 無愧屋漏 內外之分定 而富貴貧賤 有不能淫移 操守之志
確 而刀鋸鼎鑊 有不可搖奪 見識超詣 論議痛快 其在人在事 後
當如何者 必先言之 無一不驗 有若稽蓍龜而決江河 雖其天資之
美 固有大過人者 而傳授之正 學問之功 蓋不可誣矣 自在髻鬣
篤於孝敬 父母有命 必跪而對 有書於父母 必盥濯整衣冠 祭祀
極其誠敬 平生不食牛肉 一日爲尊長所強 泫然曰 吾父臨終思食

而貧不能供 何忍食之 繼母金待先生少恩 外王母泣言之 先生俯伏聽 卽辭歸 久而後來省 外王母詰之 先生曰 前來彰吾母過 人子所不忍聞 故不敢來也 王母大奇愛之 先生事繼母 起敬起孝 惟以底豫爲心 金終感悟 暨先生沒 晝夜號哭不止 與弟妹極其友愛 怡愉一室 終始無間 其孝友之出天如此 自幼嗜學 常激昂自誦曰 天生男子 夫豈偶然 家甚貧 衣履盡弊 而徒步從師 不避風雪 每日晨起 謁廟省親 退而講讀 終夕孜孜 或出田間 則橫木爲架 整置冊子 而背念之 或牧牛於野 則執書隨之 且行且閱 常採薪爇親垞 映火而讀 每夜誦庸，學，離騷經，出師表 吟哦慷慨 夜深方假寐 鷄鳴又起誦 最好朱子大全 一皆成誦 只取目錄 道路逆旅中 循環念過 於語類亦然 受易於牛，栗兩先生 閉戶沈潛 仰思俯讀 到老不少倦 行路必載松明夜讀 嘗於旅店 遇一士人同舍 既夕 先生燃松危坐 閱橐中書 又出擊蒙要訣示之曰 修身應事之要 於此略備 爲士者不可不先讀 乃出裝中紙 傳寫以授 鷄鳴就寢 向曉又起看書 同行數日 未見其暫輟 爲學一以踐履爲主 每誦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敬一段 未嘗不三復玩味 日用行事 專務反躬 着實謹獨之功 未嘗間斷 教人眷眷於爲己力行 雖年三四十者 必先以小學爲課 無賢愚貴賤 待之盡其誠意 嘗與李潑爲友 升堂拜其母 及潑構誣栗谷 遂絕交 己丑獄起 潑母被逮 先生伏路左謁之 以毛衣一襲餉之曰 日寒如此 此物雖陋 願備行資 哭而送之 人服其義 其於君師 事之如一 而所在致力 辨別善惡 指陳成敗 任怨觸怒 歷九死而靡悔 方持斧伏闕也 寓於市廛 晝

夜遑遑 常有憂色 主人問其故 不答惟流涕而已 時主人屋傾圯將倒 用大木撐拄 先生自外來見之 嘆曰 此屋則得此木 可支數年 我國家將傾 誰爲扶之 因哽塞不能言 先生之連章累牘 瀝血披肝 懇懇不已者 要以紓禍亂於未發 明大義於天下 而時議斥以狂妄 一不採用 及倭寇逞 而國勢綴旒 天朝將吏 果疑朝鮮導倭犯順 至有請罪之議 丁酉之變 有一倭僧謂我國人曰 秀吉於朝鮮 爲一時之賊 而於日本則萬世之賊也 當時若使隣國傳檄聲罪 則其禍不至如是 辛卯 嘗遊大茆山 對食推與四僧曰 明年有變 我當赴難 共此飯者 可來同事 僧怪之 陽應曰 諾 後三僧同死於錦山 而其一名粲猷者 病未赴 而言之如此云 申恪宰延安 權徵按關西 先生貽書二人曰 來歲必有倭亂 宜急浚壕增陴 恪雅服先生 卽治守禦具 後李公廷穉竟以延安得全 其他某人可倚緩急 某地可設備禦者 無不鑿鑿符合 至是而人皆服其先見之明 雖平生怨敵 亦無異議 壬辰四月 聞東南有聲如巨雷 驚曰 此天鼓也 賊必渡海矣 及起兵 嘗夜觀天象 北向拜哭 已而又曰 吾以爲禍及行朝 更察之 兩王子入北者 其擄於賊乎 聞者記之 後考其日月 皆不爽 此固先生之餘事 而亦見其學之無所不能也 土亭每論當世人物 必以先生爲第一 栗谷嘗語人曰 汝式謂唐虞可猝復 人或慮其紛更 可埃其練達而大用也 居常不事著述 爲文必傳經義 通暢逶迤 而自有莊重謹密之味 使人讀之 不覺其亶亶不厭 其封事若干篇 印行於世 夫人辛氏 籍寧越 士人世誠之女 生一男 曰完基 錦山之役 故華其冠服 欲代先生死 而爲賊所斫 側出男三人 女二人

男長卽完堵 江陰縣監 曰完堤 典獄奉事 曰完培 女長金籀 次金聖龍 完基無後 完堵男曰鎮 女張應湘 完堤男 曰鑛 曰鎔 次幼女金樞 次幼 完培女朴就賢，李承聃 次幼 金籀男汝亮 文科 今爲陰城縣監 次汝玉 方業儒 嗚呼 以先生根基之深厚 造詣之超卓 駕軼前賢 羽翼斯文 有非一節之士所可髣髴其萬一 意考天之降斯人 似非偶然 而與世冰炭 曾不得一日安於朝端 雖先幾焦口 遑遑若不及 而一不見信於時 及遭喪亂 遂決熊魚之取舍 豈但先生之不幸也歟 獨孤忠大節 扶植萬古綱常 起頑立懦 足爲百世之師 宜節惠易名 昭揭盛典 以示來世 謹具譜系官閥及志行事功之大者 敬告于有司

《慎獨齋先生遺稿》卷 12.